

特別
20
2956
4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



宋徵辟尚木

陳子龍卧子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占

編輯

何 剛愨人參閱

六月五日
十日
平露堂



金川玉屑集

策

練子寧

廷對策

命官

此文全學子瞻而無摹古之跡

臣對伏見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得人之難下詢

艸茅之陋其謀之不可謂不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

矣。臣不知陛下果能有以聽之歟，抑將少布衣踈賤之臣，不足以與天下之大計，姑有以試之歟。雖然，君以名求臣，臣以實應之。陛下舉是名以問也，臣敢不舉實以爲對也。若夫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亡身，則非臣之所敢恤也。伏讀聖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此也。嗟夫，敬事而畏人神一語，此乃唐虞三代聖人命官之一本也。陛下能

以是求諸古昔，命世之臣，則必以是而擇。夫今日命世之臣矣。彼區區管商之謀，申韓之習，烏足爲陛下道哉。陛下旣有意於唐虞三代之臣，臣不敢復引漢唐之臣以爲對。請以唐虞三代之臣終焉。昔者舜之命九官十二牧也，曰：欽哉！惟時亮天工。武王之稱有夏之臣，曰：惟御事，厥樂有恭。伊尹之戒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女，詈女，惟皇自敬德。夫能以是而告夫君，則能以是而任諸已，可見矣。曰：欽曰：恭曰：克誠曰：敬德，又豈有出

於陛下所謂敬畏之外者哉。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者，亦畝非敬畏之發見也。是故語其大輔人君，則上而唐虞放勳重華之極治，語其福臻黎庶，則下而三代乃有刑措不用之丕績。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率是道也。伏讀聖策曰：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臣以爲陛下以天錫之資，居表正之位，卽位以來，十有八載，孜孜求賢，爲生民計，日夜念此，至熟也。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

然而未敢遽爲陛下道也。夫人君之道在於知人，人臣之職在於任事。君有知人之明，則臣有任事之實矣。昔者臯陶之陳謨曰：在知人。文王之任宅，俊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大抵人各有心，不可測度，知人之難，從古病之。然古之聖人，未嘗患其難，而不以是爲先務也。故唐虞之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庶以功，必明庶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輕易而授之也。文王之於三宅也，旣得其人，以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任矣。又儲其才，以備常伯常任，準人之選。

焉未嘗造次而任之也。今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無他焉。亦察之不詳而用之太驟之過也。伏覩陛下自頃歲以來，誅戮姦回，作新政治，於是紛然擢用天下之士，以共成厥功。或以聰明正直為名，或以孝弟力田為選，或以賢良方正為科。陛下責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專也。然而報國之效，茫如搏風，豈是數者之果不足以為治哉？亦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之故也。是故古之用人者，日夜思之，必其人之足以當是任也。然後以是任畀之，而不

疑。今也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國初法至嚴明故以小過而遽戮之。

以為一言

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為難，成之為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難矣，又豈忍以區區之小故而即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昔漢武帝以英武之資而所用之人，或朝奏暮召，小不如意，則誅戮隨之耳。故汲黯有言曰：以有限之才，縱無窮之誅。武帝曰：不然。天下之才無窮，特患人君不能用之。臣以為武帝非不能用之，患在不能知之耳。苟誠知之也，大以成

其大小以成其小。量其才而任之以官。因其能而授之以職。果姦邪也。則誅之。戮之。果庸劣也。則黜之。退之。又何忍于殺戮。而後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使武帝之計爲是。是堯舜三代之道。爲不足法矣。伏讀聖策曰。其有能者。委以腹心。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才下士。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已。張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柰何爲治。臣聞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德俱全。謂之

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才德俱全。固世之所罕矣。臣竊觀自秦漢以來。竊人主之柄。以成天下之禍者。舉皆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特面從而志異哉。若夫純德君子。但能敷古。於事束手者。無他。亦歷涉之。不詳。練習之。不敷。故耳。故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後世有皓首不能周知其名數者。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世有沒齒而不躬行其萬一者。此古之君子。皆卓然有爲。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臣伏覩 陛下升御

以來興天下之學較育天下之賢才亦云至矣然而
教之之術尚有未盡故士之成就者亦尚有所未至
也臣願陛下求胡瑗之法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
者各治一經治事齋者各治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
算數之類內自京邑外達府州縣各妙選其術之尤
者以爲學較之師而歲考其成績則成德之君子不
患其束手無措矣至于下士之徒無耻之輩則臣所
謂才德俱亡之謂也是固宜在擯棄之列矣陛下
能詳于其始則可略於其終能勞于其先則可逸于

其後知人之道苟無其缺則施之職任各得其當又
焉有奈何爲治之嘆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
如此而於其末復命之曰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
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此陛下憐
臣之愚而欲臣盡其說也又曰旣承命悉乃心力志
根名世在斯舉始必如朕意此陛下導臣之進而
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之所謂可否則前旣已陳之
矣至於利鈍則非臣所較計也陛下之欲臣以名

世自期者臣則請服膺於敬事而畏人神之一語矣

國初名臣文集可采者少因取斯篇

至於阿曲以求恩、逢迎以徼寵、不以責難陳善之道進乎。陛下曰：必如。陛下之意焉，則非臣之所學也。臣等荷陛下生成之恩，受陛下教育之德，倘不以芻蕘之賤而棄臣，則所謂欲得夫名世之臣者在。陛下教之，之有其方，知之之盡其道爾。愚陋之言，無足采者。惟陛下憫其拳拳之忠，而有以教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書

與葉知縣書

弭盜

正月二十一日，寧謹奉書大尹執事。僕待從之臣，今斬然有衰經中，義不得與百司私接，未敢一日接執事之論也。雖然，君子之于事也，非所當言而言之，謂之僭；於所當言而不言，謂之吝。僭與吝，皆非君子之所爲也。今既有當言之義於執事矣，豈敢拘牽常制而終默默而已耶？執事以天子之命出宰茲土，一邑之治否，執事榮辱係焉。執事其可謂職止於簿書期會之間，而昧于消禍救亂之遠慮耶？諺曰：盜賊起於飢寒，禮義生于富足。夫惟君子而後能不動心於

飢寒苟非其人則無所不至矣曩者草昧之初 聖

人未出梟頑之徒假燒香誦佛之名以煽召無賴而

正為張角末于賢一輩

無知之民亦紛然而從之蓋其初也惑于妖怪之說

而異免于禍災而其終也卒剽掠攻劫而為盜賊之

○恐○老○成○者○未○必○

計故有國之興必艸薙而禽獮之而郡守縣令尤嚴

○不○以○為○好○事○

於日夜督察以去夫生民之大害比聞鄉落盛于彌

勒之說而私奉其名號者間有之矣此豈非賢守令

之責歟僕不幸居于茲土而又食 天子之祿以為

王臣其可忽于未然之禍而不相告耶雖然言之者

僕之責也聽而行之者執事之責也今為執事之計

者無他焉亦曰明 朝廷之禁以徧喻夫鄉邑之民

使之曉然知禍福之所在然後嚴責各鄉之里甲使

之更相督察以去姦邪之輩敢有容匿者以其罪罪

之而命巡檢諸司各於所隸廉捕苟得其罪許諸色

人得以風聞其有邀受財賄私相縱釋及懷挾私仇

誣執平民者皆坐以罪擇其兇惡之尤者一二人置

諸法以明示之則奸猾破胆而自散矣語曰滔天之

浸始于涓涓燎原之烈延于細微杜漸之不可不早

也。今竊聽於鄉邑之間，其勢亦可謂滔滔而皦皦矣。執事其亦少加意焉。夫移風易俗，使斯民陰受其福，非俗吏之所能，而賢良之吏所以見稱于史籍也。執事起身文儒，其必素以古人自期矣。奚待于僕之喋喋哉。僕于執事有不當私見之禮，而有當公言之義。故不敢以哀迷之故而忘一邑之大憂，至於條目之委曲，則尤賢哲令之所當盡心。非尺牘之所能具陳也。惟執事察之。

序

送白稅入京序

關稅

臨江當東南水陸之衝，而淦又居上游，凡閩廣之貨登于舟車者，必道是，乃得他適。故關市之稅，常重他縣。苟司稅者不得其人，則商賈之經邑者，指日牽引潛伏遠去，期不鬻於是而後止，則用之入于上者，未見其贏，而民之役於是者，已告病於下矣。故必得廉介端慎之士，踈通練達之材，權其輕重，制其盈縮。然後商賈之貨溢于市廛，而民之役於是者，可計日而待更焉。然則征權之職雖卑，而非得其人不可也。洪

武十年平陽白氏初來滄是職于滄敏而廉介而通商賈之出於是者皆頌其賢而緡錢之入民無過病者焉於戲其余所謂得其人者矣今年秋以秩滿將如京師士大夫惜其去者咸爲作詩歌以贈之余于君有先後之好衆以爲宜爲此序者也故不能辭

記

杏林書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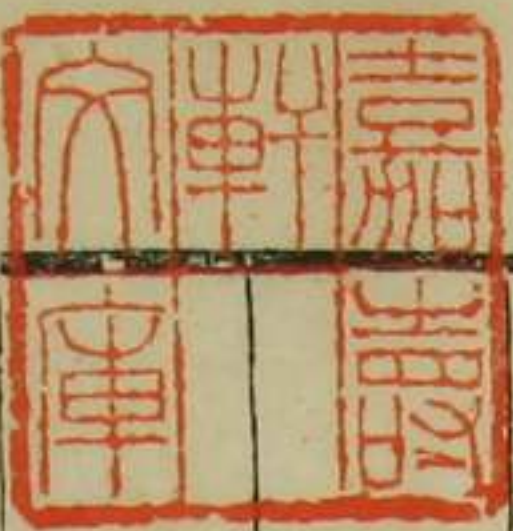
儒術

滄姜君彥思結屋數楹於東山麓故居之北內蓄圖書外植大杏帶以清流環以群山扁之曰杏林書隱以游息其間且志先世之舊也暇日彥思邀余過之與之周覽嘆息徘徊四顧而竊有感焉方元之盛時吳楚庶富甲天下滄號得其百一視富之居如官府如王公之第宅者不可勝數誇竒競侈窮丹雘而被文繡者薨相銜地相接也當是時豈知有杏林書隱之異耶一旦勢窮運屈而向之炎炎赫赫者雲散鳥沒數年之間欲求其敗瓦遺垣無復存者而彥思獨能守其先人之基益事修葺以繼其先志蓋杏林書隱之異至於是而始見也姜之先人世以儒顯有譯

史諱某者尤嗜書積書之富侔於秘閣曰書隱者其別號也彥思雖業于醫而留意於儒術經史百氏悉窺其蘊以世之崎嶇齟齬而不合遂以醫藥而闔其聲光由是觀之姜氏之澤尚未旣也余與彥思為同邑人而又獲聯于姻友欲彥思之世其德而益裕其後也遂書所感以記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一



華亭

徐孚遠閣公

宋徵璧尚木

選輯

陳子龍卧子

彭賓燕又

何剛愨人參閱

解學士文集

封事

解縉

大庖西封事

昌言

上諭公曰爾試思當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公退即日具疏遂上 皇帝封事臣伏奉 聖旨朕今命爾

義則君臣恩猶父子，當知無不言。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臣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為善，亦未嘗以能納諫之主為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為盛美。昔人有譖魏徵于唐太宗者，為其錄前後諫章以視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此○議○深○惜○太○宗○之○不○弘○最○為○有○見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

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夔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為言者，尤願陛下毋自狹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放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于群盜，救生民于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算，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矣，不邇聲色，不為遊畋，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加慎獨

之功雖處深宮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即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于無刑也。寧失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眾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良繇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大繁也。宜其

好善而善不顯。惡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

聖祖為治嚴斷。又能容受直言。寬嚴

未必蒙禍也。嘗聞

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

○得中真足度越千古

矣。未聞

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

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

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

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考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輿。下及關閩濂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事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今又六經殘闕。而禮記出於漢時。蠢駁尤甚。宜及時刪改。日

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大常非

俗樂之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于淫巧。易制寺閣。尊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陛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子于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斷所謂瑜伽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

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薄不脩。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不以察爲明。帝德罔愆。則帝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致。陛

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以畏民者則未至也。且

聖祖恭嚴祀事故。借以此意。以開導

案盛之絮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

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

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誥之勤鈞鉅之

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

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于敬

則心即天。祭不必瀆。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

無為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

方遜志于華。徐中作。御史臺記。亦有此言。將爾時任臺

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勛勞。甚非所以

職者不稱耶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

過。人自以言為諱。何能有諛諍之言。御史糾彈。曾承

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但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為

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

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劬勞之細術。陛下何

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

不當刑。某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臯陶曰宥之三哉。

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

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

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

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

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

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

重輕。建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

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

困于州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真蹈瞽趨。而或布于

朝省。驟歷清華。稚埋器悍之夫。闢葺下愚之輩。朝捐

刀鐻。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履之賤。衣

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詢

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

婪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飾辭。故有無錢工役

無盤纏之俚諺。鬚臆官人。沒商量之童謡。出于吏部

者。無賢否之分。入于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

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

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之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于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于道微。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燭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謂某所有某仙某神孚佐。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潞王從琦已焚之矣。屢求屢

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老。誕慢恍惚。何足稽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數。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于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逝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之弊也。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謂願除天下之征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也。而近世狃于宴安。墮名城。銷

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暇鬪。武備隳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于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于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繇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于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于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擊蹠曲拳于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其

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衷之欲言。固不止此。奉命付量。急於陳獻。所陳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

獻太平十策

太平十策

此與聖祖時所上封事相與鈔表裏
臣聞有堯舜三代之君。而法堯舜三代之治。則超過唐宋。而太平千萬世者。理道之必然也。欽惟皇帝陛下。德侔天地。誠堯舜三代之君。而今之治。尚未及

唐宋。此臣所以日夜有望於陛下也。况臣蒙陛下之恩。至深至厚。刻骨銘心。思所以補報。因思當今之急務。王政之大端。不過十事而已。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三曰正官民。四曰興禮樂。五曰審輔導之官。六曰新學校之正。七曰省繁冗。八曰薄稅歛。九曰務農。十曰講武。謹條陳以獻。名曰太平十策。惟陛下憫其愚忠。少加采覽焉。一曰參井田均田之法。本無難事。但以爲江南地狹田少。不可井治溝洫。勞民而不易成。且一時動搖。令民失

業故歷代紛紜莫知適從唐太宗固有意矣而無其

此段與方懸志

臣周世宗亦有志矣而無其時則太平萬世之法固

有待于今日也為今之計參井田均田之法而行之

不以拘拘于方里而井勞民動眾設溝治途而事事

合古也宜令戶部會今天下丁口若干田畝若干令

民二百丁為一里里同巷過失相規出入相友守望

相助疾病相扶持中為堂右有塾左為庠推其父老

年高德厚一人處于中堂朝夕告謁而取正焉擇有

文行一人居于右塾民年八歲者入焉教以洒掃應

此等條議言之可觀行之則滋紛擾

對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人居于左庠民年十五者

入焉教以詩書禮樂修己治人之方毋敢縱逸每丁

受田若干畝廬舍邑居池井畜牧山林蔬菓之地若

若干畝樹藝各隨其土之所宜一里之人各治其私田

若干畝而共耕公田若干畝山林畜牧之地亦如之

民年二十受田老免及身後還田賣買田地則有重

刑朝而畢出各事其事暮而畢入習學左庠後為中

堂婦人相聚以治女工有地狹人稠土地磽瘠之鄉

○若能○徙○民○則○人○地○相○均○可○以○致○治○矣○

有司資以舟車給其衣食徙之江淮之間開曠之地

孰不懽然以相從哉。如此貧富何患其不均。訟詞何患其不息。天下何患不治。太平萬世。理有必然也。一先將古人井田均田小宗之法。及小學朱子家禮顏氏家訓呂氏鄉約女教。及今義門鄭氏家範等書。類聚考訂。刊行天下。長幼習讀。有親族異產者。務要卽時同居共爨。如有不遵。遷于化外。二曰兼封建郡縣之制。夫衆建諸侯而少其地。此萬世不易之論。周家以是長久。天下之所共知也。世儒議論紛紜。不足稽考。爲今之計。異姓不可封也。惟諸王所封之地。宜以

一縣令主治之。一循古者諸侯之制。擇賢以輔。惟世子襲爵。其庶子十歲以上者。則于水陸都會山川要害之處。別封以一縣。擇賢能之人輔之。如此則歲有封建。不過五六十一年之間。州縣將盡爲侯國。而天下諸侯皆陛下子孫矣。豈不萬年磐石之固哉。一惟

帝子封王。王之嫡子襲王爵。庶子定封侯。九年考其

此得裁制之宜

賢者封王。次賢者封公。其有過降爲伯子男。封地廣狹並同。有無子者。他國庶子繼立。務要親疏昭穆。得其至當。一先將古者侯國制度考定成書。刊行天下

如此。封割據勢。則易行。化。則難。

親王庶子。不必封王。

通知。先給一本諸王。一古人削地之法不可行。蓋削地益地。後致強弱不同。三曰正官名。今之六部。卽古之六官。而尚書之官。本漢朝內臣。如尚衣尚寶之類。

然其來遠矣

而以爲六卿名實不相符矣。侍郎之名。亦自不通。宜改從古。四曰興禮樂。一今天下祭祀無樂。宜詳定頒行天下。一古者庶人皆通音樂。今天下和平。宜令百姓並習音樂。一宜令天下訪求精曉音律。通究禮典者。條陳畫圖以進。一天下生員。每間日習禮樂。如出榜畫圖曉示之後。無能通曉者。或選樂生徃教。或令

自求師。如是數年之後。今大常樂舞生。及教坊司皆可罷斥矣。一禁天下胡琴羌笛。一應俗樂。禁庶人不可作園社。一京城及天下官路。宜分爲五級。廣若干步。中爲御道。高於地若干丈。其左官員儒士行路。一農商行路。一其右工人行路。一婦人行路。一使四民不收之人。無自出焉。古人男女異路。亦此意也。並以欄牆隔之。牆高及肩。於上印刻禁戒。不許叅越。其士農工商之人。異其衣冠。使四民不收之人。無容其身。士緇布冠。烏紗深衣。漆爲之骨。簪履襪以白皮布任用。

黑質白緣。其常服許戴。今之頭巾。及大明帽。圓領衫。絲條皂靴等。生員並用。農工商賈不許。農臺笠。棕草任用。上衣稍長。下及于膝。布裳履襪以布。布草任用。色以皂。工帽以皂皮爲之。布褶履襪以布。布草任用。以皂。臺笠以竹直領衫履襪白布。布草任用以白。五曰審輔導之官。夫輔導諸王。宜擇方正之士以佐王。王必敬而禮之。朝夕諮訪。今後凡王府官。宜審試之。一教世子之法。及前後左右之官。今皆未備。宜先令搜求古法。及賈誼之策而行之。六曰新學較之政。

一每縣學生員三十人。府學百人。每歲春秋二季。縣之儒士試于學。試中曰俊士。始入縣學。縣設公宴迎。榜至其家。縣官親送。二年各縣之生員試于府。以八月試。中曰選士。始入府學。宴迎之禮亦如之。三年鄉試會試殿試。如今制。始曰進士。每歲府學貢十人。于國學曰貢士。試中縣官傳榜名至其家。府縣濫取。並有重罰。一開制科取士。不用大臣保舉。餘從宋制。宜少取數名。並賜進士及第。前進士及三甲者許應。一宜令天下投進詩書著述。官爲刊行。令福建各處書

坊。今國學見在書板。文淵閣見在書籍。參考有無。盡行刊完。於京城及大勝港等處。官開書局。就于局前

此段條議足廣文獻

立牌刻詳書目及紙墨二本。令民買販。關津免稅。每

水陸通會州縣立書坊一所。制度如前。一法帖本。亦

宜求善本類聚刻石一木。七日省繁冗。一州縣地方

民戶大小不均。宜均平之。官員繁冗。不足為治。州縣

佐領官不任者多

繁要去處。止用正官一員。首領官一員。僻遠去處。止

設適以擾民

用一員。若所用得人。一人為之。有餘矣。一各處卷宗

長幅大卷。常有遺失。今後每年。一縣將簿十二本赴

京用給勘合。回縣書寫案卷。其各衙門行移狀辭等

項。刪去繁文。止用小紙勘合一張。廣狹隨文多少。務

要與簿相等。立卷隨即粘上於簿。歲終六本解赴京

六本收本處。一後堂設案六隻。櫛六箇。吏當官前寫

辦文書。一置一櫃於公廳。專收文簿。朝則官啟之。暮

則官封之。一如事多未一年而卷簿滿者。許奏添。一

以里長代吏胥禁子。一年一更。此亦絕奸吏之良法

也。一各宜立鑄鈔庫。一偽造鈔者。滋多刑之不絕。宜

于鈔上置半印。勘合流派字號。蓋一貫一號。兩貫同

號真偽可辨矣。八曰薄稅歛。一宜令天下錢鈔金銀
 穀帛金銀使用。一啻賈之利有盈虧。都會之地有興
 廢。今稅有定額。民必受害。宜令各處稅課隨時多少。
 從實徵收。或令百姓各人戶上。先行補納。官收稅錢。
 至冬均給還之。則眾輕易舉。官民俱利。百姓無巡攔
 之困矣。九曰務農。農者天下之本。而食者民之天。故
 蓄積多而備先具。兵荒歲旱。誠不足憂也。及今豐歲
 正宜于天下要害之處。每歲積糧若干。民樂近輸而
 國受長久之利。計之善者也。一每一里設田畷一人。
○不○必○盡○輸○京○師

以今之耆宿為之。專一巡察。以警勤惰。以農桑集要
 等書教之。一先將農桑集要齊民要術。及樹藝水利
 等書類聚考訂。頒行天下。令各家通曉。一義倉之法
 宜悉講求。即今天下民自建立。則雖有水旱。不足憂
 矣。十曰講武。一宜依唐宋舊制。開武舉。蓋郭子儀之
 徒。亦出于是也。一古今通患。郡縣無城。器械不完。芻
 糧不備。妖賊長駟。所在風靡。今太平之世。正宜于各
 處州縣。皆立城池。令民冬月修築。就各處立武學。一
 各處夜則擊柝守城。各處生員尤當講兵書習武事。
○既○示○安○不○忘○危○

亦以長養人才

文武並用久長之術也。一軍器木石草穀宜於武學之後，各置倉庫。每歲成造，時時簡視，務要堅良。一武舉準科舉之制。一國學宜高大其制，環之以水。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早則升堂，一揖退而會食。各處其所聽，其自相講貫，學門之內聽其自然，止禁其戲言戲動，無故而出學。四時之季，一試有不善，責令改之。一不改降之下等，再不改免冠責之。三不改加刑焉。四不改屏之遠方，三年而不悔，投之四裔，終身不齒。一將武經之屬，考授而使之習，武舉定式，宜參唐宋制。一大將凱還，宴于學宮。凡武舉之子，皆令入學，可用則受之以職，其不才則罷黜之。

右十策謹如前，萬一可采，伏望內降手勅，付大臣施行。臣復切念前者妄論邊謀，干瀆聖聽，戰兢累日，以待斧鉞之誅。陛下憐之不已，赦其罪戾，臣愈感恩，浸入心骨。知陛下旣以臣爲親臣矣，臣固不敢自同于衆人也。若此陳獻，非云報國，以見臣一介愚蒙拳拳之忠耳。至于臣之許國，天長地久，皆建功立效之時，惟陛下幸垂憐之。

頌

河清頌

臣縉承詔總修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自渡江七年辛丑冬
 十一月三門磧下黃河清實啟聖之徵 帝業繇是
 遂成明年平江漢又明年服荆楚又明年定兩浙又
 明年克姑蘇廓清中原四表寧一 廼即 帝位紀元
 洪○武○之○年○三○門○磧○黃○河○復○清 帝業繇是而盛高麗
 來朝為海外諸國先殊方接武而至逾三年 皇帝

陛下重華協德瑞應同符紀元永樂之二年冬十二
蓋自始建業時至此可已二清矣
 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三門磧下黃河清先是榮光

燭天隱隱紛紛倏然捲收洞徹見底淪漣五采間日
 迭耀乙酉之旦河兩旁近白光湯滉如金鎔如鉛汞
 如玻璃色悠漾不定素練捲而掣之也居二日有玄
 文如綃輕幕水上如犁雲隱空已迺若漆光可鑑黝
 然靜深非涅而緇洞絕渣滓又二日乃見濃綠又如
 翡翠如青琉璃如遠山黛繞磧下如蒼虬翠蛟飛舞
 于流苻文藻之間望之而可掬也二日後如朝霞映

日紅雲上波。初陽迤邐。花卉紛披。倏如胭脂浮流。薄
 減一洗。下見沙石。如芙蓉丹砂。燦然郁烈。于璿瑜綿
 綺之間。可指而數也。後二日。如泥金霏屑。隱約浮沉。
 流薄采鳳羽毛。鱗鬣泳飛。潛動金芝。暈文琮玉。在練
 錯雜斑映。瑩無纖塵。又如築琥珀。以為堤。釀金香。而
 注之也。已。迺微碧。與天一色。橫渡亂流者。扣舷鼓枻。
 洞見眉髮。疑若步空虛。凌倒影。挽銀河而下之也。于
 是夾河觀者。耄倪歡呼。曠古罕遇。自河津傳播于晉
 絳之人。相率來觀。肩相摩也。自韓城播告于秦隴之

人觀者。扶携背項相望。足相躡也。四方之人行旅過
 之。莫不為之驚喜歎息。閱玩坐起。衷衷而不能去者。
 晉高平王遣使馳奏之。繼而吏民報至。皆圖其狀。秦
 王上表賀獻圖。與晉人克合。于是羣臣上表。永樂三
 年春正月戊戌。越十八日乙卯。迺復其舊。實三旬有
 二。日按所上圖。咨詢羣言。既審同異。恭惟 皇帝陛下。
 謙抑弗居。謂何德臻茲。稱 太祖高皇帝神靈。然
 自 陛下即位以來。四方萬國之外。感恩慕德。高麗
 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瓜哇西洋琉球真蠟拂林覽邦

緬甸波勒迤北兀良哈女真野人西番哈梅朶耳烏

指言河○清○為○外○夷○來○壬○之○應○也

思尼巴天竺否召不約咸至于庭瑞應大來震動天

地不可掩抑太平之業將繇是而極盛臣縉職司紀

載歡欣無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天啟 聖明休命赫奕洪河屢清龍門之碣昔在

太祖廣運神武銀河昭回洗滌九土洪河孔神佳氣

協順應茲昌運歲在辛丑雲雷構迤河清獻瑞既肇

龍門天戈所指六合風靡景貺朝宗如河之水功德

格天卽位紀元龍門河清應於明年東夷始服三陲

接踵如何奔趨有赴無壅我 皇繼統永樂紀元龍

門河清亦越明年惟此龍門神禹所闢功在生民宇

宙無極惟茲瑞應先後同符 太祖在天昭昭不誣

禹功 帝德世萬世億帝德禹功與河俱東河源崑

崙太古積雪九河駿奔濺目沃鐵闢石迴瀧盤束地

底龍門天開弦激蜩起衝奔九地滅電走影聲喧怒

雷淖汨沸晁經緯天文橫絕地紀貫百川羅絡萬

里五行之生莫先于水四瀆之列莫大于此于此考

祥粵古是常昭茲大運塞其榮光虹飛雨翳霧密霞

流倏陽忽陰。乍闢乍收。其騰氤氳。其下續續。其旁囿
困。其隙紘紘。海市青紅。神僊艷淑。醫鳳駢麟。朝暎若
木。轉盼一空。伏波凝席。沉沙躍金。聖壤薦壁。驚鷗鷁
羣。下顧毛羽。隔岸見魚。空行曳尾。星芒耀斗。月影夾
鏡。倒浸迴光。動植交映。既白既玄。翕忽丹青。黃旗紫
蓋。春卉秋英。五方歲融。五緯宣精。五運合一。五采流
形。事有絕世。久而後應。物有絕倫。久而後盛。地闢天
開。多歷年所。堯舜重華。卓冠萬古。草木咸若。卿雲爛
垂。千羽苗格。簫韶鳳儀。于時河清榮光。既塞不游。不
驚。貢賦絡繹。冀通島夷。夾石堯。九河。轉輸濟潔。浮
于磧石龍門。會于渭汭。匪緩而滄。曷勝舟載。盈變謙
流。時移變易。不有來今。曷知古昔。於昭大明。聖
聖相承。殊音重譯。日造在庭。堯舜惟欽。我皇日敬。寤
寐丹書。典謨金鏡。祥謂不祥。聖不自聖。惟謙受益。
惟人無競。河流載清。尚或如帶。聖壽如天。萬世永
賴。河流載清。龍門如礪。聖德同天。永賴萬世。

四夷咸賓頌

四夷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

一德咸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夷畢來。東若朝鮮。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瓜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摘里車。西若烏思尼八刺。西北畏吾。匈奴哈迷。遠者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殊音重譯。異服奇誠。懽忻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懽。天下忭喜。咸相謂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于穆清。而有生之類。盛見于四方。萬里之遠。鼓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茲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獫狁。兩秦漢及隋。疲敝中國。力與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為義。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寫。

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茲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獫狁。兩秦漢及隋。疲敝中國。力與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又咸謂臣縉宜為義。不可辭。則合羣臣之言。從容奏寫。

前故曰四十餘年

統論未即位以

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犬保進旅獒之訓虞廷干

羽既舞伯益有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

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于初服是何足云頌聲

其為作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

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子摠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

及此乃自○又○一○體○也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

首而獻詩曰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

效順限山順海風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

峻阪航涉濤瀧沍寒溽暑赤雪玄霜殊形奇醜異服

紛麗鬢髮焦赤睽眴深黃猩猩猴啄黎面文身祖疏

相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搖拽縈纏鞆鞞殊音侏離

禽言伊嗚重譯舍館授粲窮物式陳兼金玉瓚齒革

羽毛服食器用皇帝勤儉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

柔無外八表同仁膺茲嘉會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

來無求矧往或追陋彼漢唐好大喜功本之不競而

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為富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

目細玩惟彼所產耽玩惑心悔之已晚皇帝明德

謹之于細慎始惟終圖難于易照乘之珠衆庶所喜

詎若得賢照千萬里。四夷畢來。庶榮之。曷若中夏。一民無飢。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序

瑞應歌辭序

瑞應

臣伏惟 聖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開天闢地之鴻業。運合乾坤包涵宇宙。鈞陶顯幽。自受命降神。淵潛濠梁。至在位七十有一年。天人洽合。和應大來。若所在紅光燭天。絳衣此文本之班固高帝贊而更衍博足徵矣神人瑞簡。致詞途中。遇疾。有紫衣饋食。舟師出淮。則

淮泗水湧。渡江而青雲隨之。親征婺州。五色雲覆軍上。下寧國亦然。攻鷄籠山。有龍盤帽英。舟彭蠡。至馬當。有白龍夾舟而上。甘露降。五緯聚。河流清。龍馬來。廷野。蚕成。蠶草木孕生。並帶連理。嘉禾瑞麥之生。見疊至。雨暘時若。騰雪應期。五穀屢豐。賢俊登庸。下至技術。皆可名世。謙恭抑畏。謹終慎始。巍巍藹藹。不可悉記。洪惟 聖天子達孝至仁。續承大寶。重華日月。光前啟後。瑞應同符。益以騶虞神龜。醴泉寶蓋。青鸞白鶴。白象黃犀。神人呼化。日舒長。四夷畢來。視前益

盛而謙恭之詔。屢戒飭臣工者甚至。尤與太祖同

符合轍。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此日者也。臣職在太

史。謹備書其事業。為永樂歌辭二十有二篇。薦之郊

辭不

廟。勒之金石。頌揚神明。永樂無極。騶虞出于鈞許之

神后山。獻之朝。為騶虞獻第一。樹石孝陵。求厥跌龍

潭山之麓。得龜呈第二。三門磧下。黃河清。凡三十有

二日。為洪河清第三。醴泉出。神樂觀。為醴泉湧第四

有事于治城觀。五色雲降自天中。為慶雲垂第五。甘

露屢降。鍾山治城。草木沾潤。凝輝粲然。為甘露降第

六。山東野蚕成蠶。遺山谷。作野蚕第七。北京暨四縣

嘉禾屢生。作嘉禾生第八。河南關隴暨四方郡縣。瑞

麥叠見。作瑞麥秀第九。禋薦上帝。有寶蓋浮空而至

于正陽門。入于宮城。勅不以宣。作寶蓋第十。有老父

羽衣至神樂觀。大呼萬歲者三。故復都邑。已而忽不

見。迺知其神人也。敕勿以言。作神人呼第十一。有瑞

石呈圖。日月合璧。重輪宛然。作瑞石圖第十二。青鸞

下朝天宮。作青鸞第十三。白鶴翔者以萬數。作白鶴

第十四。得白鹿于北京。作白鹿第十五。占城白象。作

白象第十六。廣西以白兔進。作白兔第十七。南夷屢獻靈犀。作靈犀第十八。蒲盧上有文曰太平。或取以獻。上郤之。為木孕文第十九。瑞雪應期。作瑞雪第二十。雨暘時若。作雨暘時第二十一。登俊登庸第二十二。化日舒長。作永樂第二十三。四夷畢來。作四夷來第二十四。

送習賢良赴河州序

贈行

國朝初置陝西行都司于河州。控西夷數萬里。跨崑崙。通天竺。西南距川。入于南海。元勳大臣先後至其

聖祖留意西邊如此

處軍衛既肅。夷戎率服。通道置驛。烟火相望。迺罷行

都司。革河州寧河等府縣設軍民指揮司治之。與中

原郡縣等。而善馬之出。布于天下。先是民商夷虜利

此茶馬市之所由設也。

相售易。或相殺害。而中國之貨馬貴。中國之貨以薺

茗為上。蓋夷人肥羶。潼則羣聚穹廬中。置金煮薺茗。

調以童酪。而濟其肉食。如中國之用酒。視酒醴反若

薺茗者。其俗非一日矣。予前年謫居。履其山川。訪其

裔誌。神禹之導河積石。寔自此始。而積石西去河州

數千里。宋立積石軍。固唐虞三代之舊治。周衰而擯

于夷。至今數千年而復其舊。則其飲食嗜欲宜稍近于中國。而先太祖高皇帝因其利而利之也。置茶馬司河州。歲運巴陝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馬易之。夷人亦知有法禁忌畏。殺害之風帖息。而茶之繆惡亦少數年之間。河州之馬如鷄豚之畜。而夷人亦往來慕知識。效信義。有仕爲臣者。不但茶馬之供而已。習君寅賓。新金之玉筭人。初爲廣得倉曹。滿陞茶馬使於河州也。故備述其事以送之。且知是司也。夷夏之交。義利之辨。寅賓尚忠信。而篤敬。河州固唐虞三代之邦也。且以告予兄高君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二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貞

選輯

夏允彝瑗公參閱

王翰林奏疏

疏

王叔英

資治策疏

富民之術

葉居升之疏似賈生此疏似仲舒皆盛世石畫之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

文

也為人君者將欲遂民之庶必先有以富之既富之

然後可以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富之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寶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害于此者，亦頗知其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斂未平而田多荒蕪。此二者，生之乏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污雜之衆，而失力于耕稼，民之務未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爲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于後魏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行，富強兼

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繇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恒產未制之害。是以貧富不均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而賦斂以平。後世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官既事繁。而需于民者多。故田之係于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于官者。其賦輕而亦高帝時法嚴田冊一定吏不敢請民有過于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賦稅有差。然或不敢訴故肥瘠輕重多有未均者造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于富民之

租。然輸之官倉。道路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更多。故亦或有甚于輸富民之租者。繇是官民之田。其實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斂未平之害。是以田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生之本乎。古者兵出於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多。而又多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之務末者眾。而務本者寡。實繇乎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可以裁減歸農。

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爲民者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爲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況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爲爲宗。而後世爲其徒者。多繇避徭役而托于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之利。繇是爲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欲營利。無異于汙民。是則于其本教。旣忍違之。况可律之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爲生。無補于世道。而有敗于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

獲福。且輟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繇於此。此僧道有汙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爲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爲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于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爲商賈者益多。然商賈獲利旣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貸于商賈。况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竒技淫巧爲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

而無益于實用。農人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
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侔其一旦之售。

繇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

古之王者止以六軍布畿內

有害于生之未衆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

耳。若合天下皆自守之。如今制。則列國之兵何啻

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

數萬哉

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

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

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繇于此。昔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後世事漸繁

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

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

數以萬計。以此推之。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

可知矣。天下賦斂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繇于此。斯

二者。豈非有害于食之未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

三日。然役之必于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

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繇其

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

度。四時不息。繇其不能省事故也。至于民稀州縣。人

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繇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于爲之未疾者乎。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鱉不可勝食。後世之民。困于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于近利者衆。故其人洿池多以數罟。繇是材木不給。魚鱉不充。此所謂土

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于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饑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

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神。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于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于婚姻之事。往往假借于人。務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疾病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于人。而致田廬典賣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畧耳。若其他固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三

陳子龍卧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李 雯舒章參閱

榮國恭靖公集

頌

姚廣孝

神龜頌

并序

神龜頌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洪武三十一年陟遐以來至今永樂二年已

及七祀。今上皇帝陛下，爲繼體之君，受命膺籙，思念太祖神功聖德，夙夜靡寧，欲立碑而未得其石。乃召石工四出尋採，而不有獲。一日工至龍潭，俄遇一石，長濶數丈，鑿土深三丈，未見其根。偶于石罅中得一石龜，僅盈尺，隆脊而昂首，蟠尾而藏足，其靈光燁燁射人，工獲之而進焉。上大悅，擇日於奉天門，賜文武羣臣觀看。羣臣莫不忻忭稱賀，實爲希世之大寶也。噫！此豈非聖君孝誠之至感乎！上下神祇而致斯祥哉！皇祖在天之靈，得不

慰悅而昭鑒也。太子少師臣姚廣孝，不揣短才，忝宮文職，睹茲嘉禎，豈容默默。於是稽首頓首，獻以頌曰：於赫皇祖，道齊邃古。上帝錫祐，肇基洪武。爲天下之父，爲天下之父。孰敢不來服。惟帝用賓，棄我下民。我民其傷，如喪吾親。嗣皇爲君，桓撥孔厘。舊邦維新，思我皇祖。夙夜靡寧，烈烈神功。魏巍聖德，後古是則。須以銘刻，用彼玄石。玄石潛密，遐搜罔得。猗龍潭之陽，石乃發祥。嗣皇孝彰，神龜是張。龜文其甲，惟天之假。非果非獵，非使非蔡。大寶

煥若著 君之明達維龜匪偶千歲奚久其神采守
其神采守徵 君之壽 君壽無疆股肱惟良以綏
遐荒子孫用光萬世其永昌

平安南頌

并序

平安南頌

是時輔臣俱有頌祭公其一也

臣廣孝頓首載拜上言臣伏見 皇帝陛下自洪武
三十二年已來奸臣惡黨亂我家邦 陛下惟 皇
祖社稷是慮不免興兵躬行征討歷風霜冒矢石雖
百戰百勝而未嘗有殺人之心內難既平登 大寶
位改元永樂不四三年乾坤清寧民用輯和天下太

康日月所照之處罔不來庭竒珍異獸進無虛日臣
子觀之無任忻忭臣竊自念 陛下萬歲與臣子同
享太平之福於無窮也比者安南孽臣叛逆無道
陛下乃命將出師一舉而夷其城戮其醜四海萬邦
聞之莫不中心悅服永樂五年丁亥三月初吉捷奏
宸廷文武百官具服上表稱 賀臣忝居文職不愧
年耄才疎謹撰鄙言以頌 陛下神功聖德之萬一
也臣冒死百拜以進其詞曰於赫 皇帝惟古聖智
不殺為心德同天地內難既平四方惟寧干戈用藏

六合雷聲。君明臣良。天下太康。迺緝迺熙。迺播迺揚。普天率土。罔不歸附。競先効奇。獻琛輸賦。以慰元元。以卑安安。鳥章雉鬐。皆識衣冠。雨暘靡厄。有秋可獲。萬邦同懽。率繇禮樂。蠢爾安南。姦驕貪婪。不保其國。弗畏于天。上待以義。每加柔惠。不思修省。猖獗愈肆。以侵我疆。以虐我民。天若不討。天失其仁。爰振師旅。拯民疾苦。乃命上將。如彼方虎。軍行南圖。一出。睿謨授以節鉞。無梗弗鉏。天兵烈烈。威震百粵。狐鼠跳梁。自取誅滅。厥城以夷。厥醜以鉅。海波不動。春日遲遲。神武無敵。光昭天德。殺以不義。以生萬國。羽書南來。奏捷彤墀。羣臣稽首。載蹕陳詞。炎荒既靜。銅柱斯永。刻石天厓。終古不泯。

平胡頌 并序 平胡頌

臣昔聞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繼天立極。平定四海。成大一統。分封諸子以蕃。王室繫我。太祖引先朝事得體見 皇帝陛下蚤具大智。雄武英斷。出於人上。遂封於燕。太祖嘗謂羣臣曰。吾 王坐鎮朔漠。朕無北顧之憂矣。四十餘年。

天清地謐。胡塵不飛者。皆 皇帝之力也。洪武戊寅
太祖賓天 皇帝繼登 大寶。應天順人。四國仰化。
九夷來歸。梯山航海。貢犀象而獻寶玉者。庭無虛
日。三軍萬姓。雍和緝熙。若唐虞之世。天地神明。至於
昆蟲草木。罔不喜豫。 陛下端居 九重。退奸進賢。
崇德信道。以詩書爲宮室。禮樂爲園苑。文章爲冠裳。
仁義爲心腑。恭儉淵默。正己南面。古之賢王。遠不及
矣。惟此殘胡遺孽。梗化不庭。跳踉草野。肆虐讎殺。
皇帝曰。吁。此胡虜者。生於沙漠。昏懵無知。而未嘗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所以從逆滋惡。徒欲殞厥命耳。朕
甚憐之。且遣使賚 勅書。以撫諭。欲其自省。改惡而
全生也。豈意胡賊反不順 命。拘殺我信使。寇攘我
邊陲。 皇帝不得不怒。乃謂廷臣曰。胡賊禽獸人也。
不知禮義。惟務橫逆。罪不可宥。朕當親率六軍。以討
之。羣臣載拜稽顙。言曰。蕞爾胡虜。狐豕之類。跳踉叫
呶於無人之境。豈知 天之大小也。若舉兵討之。烏
足以當我熊虎之將。願 陛下運籌於 九重之上。
決勝於萬里之外。可也。冰谷雪積。人所不堪。其可枉

聖駕而勞玉體歟。皇帝曰吁，卿等所言愛朕之過也。豈不聞軒轅氏之戰，蚩尤於涿鹿乎？朕但知殺賊以安天下，何恤此行勞苦？爾卿等無載言，於是即命將帥整師旅，齊隊伍，節鉦鼓，襍旗纛，鑿山開道，輓粟飛芻，百物畢備。差日啓行，爰于永樂庚寅二月，春日載陽，東風扇和。陛下出九重之城，御六龍之車，百靈導於前，萬騎擁於後。金盾雕戈而耀日，羽旄彩幟以遮天。虎賁之士，何其勇也；魚麗之陣，何其大也。號令一出，遵行恐後，奉公惟厲，不速而疾。曾未及月，即

是待三大營卒訓練整肅故擇日行師神速如此

抵虜境，羣虎嗷嗷，無處逃命。撲其窟穴，盡其醜類，所獲馬駝牛羊不計其數。掃淨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甲，兵不血刃，誠為王者之師，自古所無有也。凱奏駕還，山川清明，父老黔黎，爭拜於道。昔之呻吟者，皆化為謳歌矣。皇帝乘鸞輅，登天門，御宸極，告社廟，天日順祥，神人胥慶。太祖昔封帝于燕，坐鎮朔漠，孰知今日之明驗也如此。太祖在天之靈，寧不慰悅也哉。皇帝陛下，神功聖德，當載之史冊，被之絃歌，勒之金石，以垂萬祀。此臣子之所先

務也。臣廣孝忝在文職，雖短才淺學，不足以發揮盛烈，豈可默默而已乎？遂作頌百拜以獻，頌曰：於赫皇帝，蚤以雄武，受封燕兮。坐鎮朔漠，胡塵不飛。四十年兮。太祖陟遐，繼登寶位。握乾符兮。道齊三皇。子養萬姓，永蘿圖兮。聲色犬馬，珠玉金貝，不為寶兮。詩書禮樂，制度文章，是所好兮。退奸進賢，化育流行。天下平兮。胡虜無知，猖獗草野，侮邊城兮。皇帝赫怒，即日舉兵。躬行討兮。狐豕之類，彼惡敢當。若摧檣兮。六師煌煌，萬騎香香。示天威兮。直抵虜境，羣

克倉皇，無所依兮。殲厥大憝，宥其徒衆。何寬仁兮。士卒卷甲，兵不血刃，盡如春兮。凱奏駕還，歸馬放牛。如雲集兮。父老羅拜，來迎鸞輿。歌且懌兮。奠於山川，告于社廟。鬼神會兮。北南一覽，盡歸王化。大無外兮。神功烈烈，聖德巍巍。與天齊兮。紀諸史冊，刻之金石。昭萬世兮。

書

與夏尚書

太祖實錄

僕衰老，欽蒙聖恩，優存在家，終日杜門，沉坐，惟觀

佛待盡餘無足言者、區區所念、太祖實錄萬世法則、此是、國家至重之事、廣孝年來奉、命監修、忝與閣下同事、然僕耄且病、才短識暗、罔知所以、不過書名而已、爾蒙意實錄中、最難書者、發迹定鼎、征伐等項、且喜彙完、高廟實錄叙事繁簡得宜言有條理非以後數朝之錄可比進了當、其餘事類、全賴閣下與祭酒學士諭德諸總裁先生商議、凡事訪問稽考、從實修纂、補遺潤色、次第成書、以副、上意也、如或延緩、歲月寢久、亦非所宜、惟閣下諒察、定興忠烈王集

檄

張輔

檄諭安南

是時新城侯為大將故檄文歸之
安南密邇中國、自我、太祖高皇帝、肇膺、天命、統

一寰區、其王陳日烜、率先歸順、錫爵頒恩、傳序承宗、多歷年所、賊人黎季犛父子為其臣輔、擅政專權、久懷覬覦、竟行弒奪、季犛易姓名為胡一元、子黎蒼為胡查、謬托姻親、益彰威福、手弒其主、戕及合家、肆逞兇暴、虐于一國、草木禽獸、不得其寧、天地鬼神之所共怒、皇上即位之初、隆懷遠之德、黎賊父子遣使

入朝挾姦請命稱陳氏宗族已絕已為其甥暫權國
事朝廷惟務推誠未嘗詐逆而前安南王之孫為所
迫逐逃入老撾轉請京師訴其罪惡朝廷初未之信
後因安南使人識其非偽悲喜慰勞不忘故主遂以
璽書告諭且欲興師黎賊父子知國主之有後慮

天兵之下誅遣使陳詞乞赦誣罔請迎歸國以君事
之朝廷信而不疑略其舊過嘉與自新悉從所請遣
使者以兵五千護送還國而黎賊父子包藏禍心設
伏境上遮拒天兵阻遏天使執殺前安南國王之孫

使臣以聞皇上震怒特命將兵八十萬討除逆賊

惟茲伐暴之師必著聲惡之實賊人黎季犛父子兩

弑前安南國王以據其國罪一也賊殺陳氏子孫宗

族殆盡罪二也依托胡氏日以為虞之後也故以為不奉朝廷正朔僭改國名大虞妄稱

尊號國號紀元元聖罪三也視國人如仇讐淫刑峻法暴

殺無辜重斂煩徵剝削不已使民手足無措窮餓罔

依或死填溝壑或生逃他境罪四也世本姓黎背其

祖宗擅自改易罪五也憑陳氏之親妄稱暫權國事

以上罔朝廷罪六也聞國王有孫在京師誣詞陳請

迎歸本國，以臣事之。及朝廷赦其前過，俯從所請，而益肆邪謀，遮拒天兵，阻遏天使，罪七也。其安南國王之孫始被追逐，萬死一生。皇上仁聖，矜憫存恤，資給護送，俾還本土。黎賊父子，不思感悔，竟誘殺之，逆天滅理，罪八也。寧遠州世奉中國職貢，黎賊恃強奪其七寨，占管人民，殺虜男女，罪九也。又殺其土官刁吉罕之壻刁猛，慢虜其女曩，亦以爲驅使，強徵差發銀兩，驅役百端，罪十也。威逼各處土官，趨走執役，發兵搜捕夷民，致一槩驚走，罪十一也。侵占思明府祿

州西平州永平寨之地，及朝廷遣使索取，巧詞支吾，所還舊地，十無二三，罪十二也。還地之後，又遣賊徒據西平州，劫殺朝廷命官，復謀來寇廣西，罪十三也。占城國王占巴的賴新遭父喪，卽舉兵攻其舊州，格列等地，罪十四也。又攻占城板達郎白黑等四州，盡掠其人民孳畜，罪十五也。又加兵占城，取其象百餘隻，及占沙離牙等地，罪十六也。占城爲中國藩臣，旣受朝廷印章服物，黎賊乃自造鍍金銀印九章，冕服玉帶等物，以逼賜其王，罪十七也。責占城國王惟尊

中國不重安南，以此一年凡兩加兵，罪十八也。天使以占城使者同往本國，黎賊以兵劫之于尸昆柰港口，罪十九也。朝貢中國，不遣陪臣，乃取罪人假以官職，使之爲使，如此欺侮不敬，罪二十也。斯其大者，餘不悉言。惟黎賊父子不臣之罪，滔天罔旣，理不能容。其諸國人遭罹荼毒，積有歲年，深可憐憫。天兵之來，正爲弔爾民之困苦，復陳氏之宗祀，已嚴飭將士秋毫無犯，可皆安堵如故，勿妄驚疑其脅從官吏。本出威逼，實非心從，可各安職役，皆不加罪。若會同惡協謀，今能改心易慮，幡然效順，亦許自新。原任官職，亦仍其舊。其有各國之人，見在安南經商，或被拘留者，可悉赴軍門自陳，卽與護送還國。其有願留買賣者，聽若能爲一國之人造福，生擒黎賊父子，送至軍門者，重加爵賞。敢有昏迷不悛，助惡拒命，天戈一指，掃蕩無遺。待黎賊父子就擒之日，卽會集爾官員將吏國人耆老，選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雪幽寃于地下。解倒懸于國中，上以副皇上之心，下以慰爾民之望。

露布

進平南獻俘露布

平南露布

臣張輔上言。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弔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刻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滄。更姓名胡奩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賊國主。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隣邦。僭稱大虞。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孛戮之

憂。橫斂剝民。家被掎剋之害。啣冤動地。無辜顛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遏天朝之

使。賊殺故主之孫。兇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宥。罪浮

反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揔率師旅。鷹

鷂鷓鴣。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羆。挾風威而踰嶺

表。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羣

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竄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亟

下。餘孽如蟻螳之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燭火

之然。撲滅於嚙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

雖用四六體而行兵節度俱已載之詳矣

皆交南地名

書陳其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兕於柙中。暫爾偷生，須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鴟張，醜類仍懷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鳴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驚報倏來，賊復入於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遣僞將朝射仁鑑等於今年三月三十日犯鹹子關。臣輔遂用弩弓躍馬督陳以麾兵調驃騎將軍吳旺、劉塔出遊擊將軍林帖木兒、神機

將軍張勝、丁能、朱貴、橫海將軍王玉、都指揮黃義指揮李敬等領精兵而直前，急擊登岸之勁賊。都督僉事柳升、黃中、鷹揚將軍江浩、徐泰、都指揮徐正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游水之逆徒，殲其羣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之敢遏。銃砲雷錮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潰散。臣彬、臣旭聞報繼至，臣輔率驃騎將軍朱榮等乘勢追襲。由嚕江至於黃江，賊首敗，其徒

黨棄槳奔逃，獲海艦及其戰艦，直抵閩海，聞賊首等輕舟復竄海濱，遂洗滌脇從，綏懷降附，臣晟等率其都指揮俞讓等，亦由嚕江直至龍王海口，獲到戰守船隻，釋其拘繫人民，臣輔等以賊巢既傾，兇徒盡散，遂振旅于膠水，復陳師于交州，誓殄賊以寧邊，常奮身而勵衆議，留臣旭備禦黃江等處，臣輔臣彬領馬步官軍，倍道兼進，直窮海陬，追擒賊首，臣輔仍調柳升橫海將軍魯隣等，并土人知府莫遠等，臣晟調指揮李節，并土人知府阮太等，各領戰艦，由水路窮追。

四月二十三日，師過清花府，磊江賊衆猶舉蠶尾而致毒，欲逞螳臂以當輪，遂分調前隊官軍，勦殺戈船，邀擊而夾岸奔走，矛戟爭馳，而望風披靡，殘夷敗衄，士氣倍增，二十九日，舟師至典史門，涇鵲淺，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軍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信川祇之效靈，船過千艘，豈人力之能致，不待渡河而冰合，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人之斯得，惟動丕應，仰聖德之格天，師進演州府茶龍縣，探知首賊逋于義安府深江，狐疑猶豫。

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勵風飛不可一日而縱賊臣輔
 率都指揮陳懷巫凱等由土田縣舉厥江東臣彬率
 都指揮俞讓盧旺俞其指揮王英等舉厥江西各從
 陸路掩襲游覓震悼焚舟欲竄于新平餘黨離披投
 杖來降于海口臣輔復調黃中神機將軍程寬張勝
 丁能驃騎將軍劉賽因不花游擊將軍朱廣王恕等
 循海而追躬率大軍馳躡至日南州柳升等魯麟舟
 師先於奇羅海口敗殺賊徒奪其戰舸五月十一日
 其所領永定等衛軍士王柴胡等七人生擒賊首黎

軍士亦殺功以獲賊首也

季聲黃中所領指揮陳欽率交州右衛軍人李保等
 十人於海口山中擒獲賊男黎澄十二日莫遠下頭
 日武如卿等五人于益海畔高望山生擒賊首黎滄
 及其男黎柄臣晟臣彬尋跡追襲亦至日南州據阮
 太等報初十日于奇羅海口擒獲賊弟季魏并姪黎
 源咎等其胡杜范六才阮彥光段擊等賊之爪距亦
 既就擒陳日昭阮飛卿阮謹杜滿等賊之心膂悉皆
 降附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之中室家
 相慶寬宥迫脇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

魍魎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等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于故習，雖加兵而致討，終叛服而不常，矧茲逆於生靈，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弟，皆綁縛于轅門，宗族僞官，咸生擒於麾下，自謂蠻烟瘴雨之癖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戡定之速，邁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前代之遺恨，解邦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之助順，蠻夷舞作，信人道之惡盈。

是皆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雕題，馘舌之民，咸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通前所平州府四十八處，縣一百八十六處，戶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九百，所獲象一百一十二，馬四百二十，牛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其所俘斬獲級軍資器仗，別奏條上，臣等今將生擒到賊首僞大虞國上皇黎季犛等，獻俘闕下，其餘解送擒獲，并降附僞官，別具奏聞，臣等曾無汗血之

勞獲伸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克清大憝，獻俘而告。廟社仰荅，神靈盛醮，以賜蠻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之治化，永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歡呼欣忭之至。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四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開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選輯

陳玄燾鑑先叅閱

蹇忠定公疏

疏

蹇義

銓官事宜疏

銓選

在京各衙門官原有定額，近因事煩，額外添設，不無冗員。宜令各衙門依定額選，留餘並送部別用。在外



大小衙門官亦有多設宜令所隸上司嚴行考覈其
 罷軟不勝及老疾貪墨者悉送赴部今年所取進士
 諸司無缺銓注各王府教授伴讀多缺擬于第三甲
 內選用仍令食進士八品之祿第二甲第三甲進士
 擬量留七十員分隸諸司觀政遇缺取用餘悉遣歸
 進學凡冠帶舉人亦令歸進學以待後科會試諸司
 歷事監生例于三月後授官近因少缺有一年未授
 者而內府辦事監生止是謄寫奏本查理文冊稽筭
 數目別無政務此依託內官之故比內官監奏准半歲授官而歷事監

生有政務者授官及遲今後宜令所司內府辦事監
 生月日滿者定例給賞仍令回監進學依次歷事出
 身

上言十事疏

時政利弊

其一曰在外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職在承流宣
 化以撫字為職必須得人然得入之道在銓選精嚴
 薦舉有法宜令在內文職七品以上及近侍官在外
此祖宗舊法今復奉行
 五品以上及縣正官各舉所知五品以下官及無過
 犯民人賢能廉幹堪任牧民及居風憲者一人吏部

考驗。如果賢能，量才擢用。其所保非才，或授職之後，闕茸貪污，舉主連坐。其二曰在外諸司官吏，卽今雖有所轄上司，及巡按監察御史考察，然卒苟虛故事而已。宜從吏部都察院申飭，務在考察嚴明，賢否有別。若因循苟且，仍使不才者僥倖在職，所轄上司以違制論。分巡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各以失職論。其所屬官員，在任應考，而夤緣推避，及所轄上司不依期考察者，事發各坐以罪。其三曰在外軍民利病未盡上達者，蓋由諸司官吏不恤下情，其爲蒙蔽

宜選在京四品以上文職官，廉明謹厚者，分行天下。詢訪軍民利病，廉察官吏賢否，舉求遺逸，敦禮高年，存問孤窮，伸理冤滯，則下情庶可周知。官吏有所恐懼也。其四曰刑部都察院職典刑名，而大理寺尤專詳讞。居是職者，必得其人。其官屬宜從堂上正佐官精加考覈，庸劣不稱者黜之。貪婪苛刻者罪之。其有作好犯科者，責令互相糾舉，不許故縱。違者一體論罪。其五曰舊制刑部都察院罪囚，皆送大理寺審錄無冤，然後發落。有異詞者駁正之，所以法得其平。

罪得其當。今大理寺乃同原問官會審。設有冤抑。囚何敢辯。宜令如舊制。敢再紊成法者罪之。其六曰。在京各衛成造海船等件。所有物料。雖是官給。然有匠作原計數少。或該科放支斤兩不足。率令軍民賠補。頭會箕歛。侵損非細。宜令工部委官與管工官從實覆計。不足之數。官為補支。不得科擾軍民。該庫關領之際。必依足數放支。巡視御史等官。就于庫外覆較明白。封記放出。若官吏減損其數。而御史等官不行執法。從公較驗。一體罪之。其七日。工部買辦諸

色物料。中間或京庫見有。或非急用之物。一槩派下。

今裸色物料派州縣首每供官吏之除扣及奸商

有司得以科擾作弊。宜令工部查非急用之物。即皆

之侵領而已。

停止。若京庫見有。則就闕支。免致科派。民受其害。

其八曰。各處人民。賠納官物。多有貧難。賠償不得。而以其情告官。官不為理。更加督促。計窮勢迫。願投克軍。原其本情。豈所得已。今後若有此等。合准所告。其賠納官物免追。其九曰。各處逃軍逃囚。多有藏匿山林。畏罪不出。因而糾眾為非。宜令兵部榜諭。許以自新。就于所在官司首告。與免本罪。軍還原伍。囚送

所司發落。其十日各處犯罪問發北京為民及充軍種田者或有逃逸例皆全家起發若有原籍丁多糧重應當別差及充軍等項全家起發似亦未宜今後如有此等止取一丁連家小先發赴屯如得原逃正身依律斷遣免其全家起發

夏忠靖公集

頌

夏原吉

河清頌 并序 河清

永樂二年冬十一月十七日至永樂三年春正月十

八日黃河水清凡數百里於是秦王及高平王相繼奉表稱賀上謙讓弗居群臣固請咸謂不可不承天心以虛靈貺遂俯徇輿情受賀于奉天殿慶協神人歡騰朝野猗歟盛哉誠亘古以來非常之奇遇也臣伏念自古王者政平地出醴泉聖人在位海不揚波禎祥所見必有非偶然者矧今皇上以天縱聖神削平內難簡賢命良省刑薄賦恩覃乎遠邇德被乎重魚至和氤氳充滿無間由是嘉禾生仁獸至野蠻成神龜出然猶未足以擅厥美迺致黃河水清綿

亘數百里。豈非天意。欲以彰皇上之潔白一心。澄清九有。內體乾德。外著陽剛。故特以此而爲休徵之應哉。是蓋不獨爲皇上一身之慶。而且爲華夏億兆民之慶。不獨爲朝廷今日之祥。而且爲宗社千萬世之祥矣。臣原吉忝綴六卿。獲瞻盛事。雖匪才淺學。莫克稱揚。然忻忭之餘。不容自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皇太祖。孔神孔武。受命自天。奄有下土。綱陳紀立。禮備樂明。熙熙皞皞。民樂太平。龍馭上征。作賓于帝。群姦肆欺。構難生厲。穆穆我皇。應天順

人。嗣承寶曆。大命維新。迺揚聖謨。迺闡舊制。億兆歸心。蠻夷奉贄。餘祲屏息。至和誕敷。天錫靈貺。用作真符。既有嘉禾。復有仁獸。野蠶神龜。迭見先後。所發未艾。黃河載清。亘數百里。湛徹虛明。華彩畢呈。光輝交煥。澡浴日星。涵濡雲漢。無污不滌。無垢不消。無微不鑑。無蘊不昭。造化周旋。孰爲臻此。垂象從類。以彰厥美。繫皇秉心。淵淨潔澄。日新又新。聖德孔宏。爰熙庶務。昭融洞徹。光臨下土。如彼日月。體信達順。上格于天。天道不違。因河以宣。彼河斯清。匪冰所發。維

皇治功維 皇心法。治功心法。曷徵于河源深流長
遺祉之多。 聖子神孫。繩繩繼繼。於千萬年。永配天
地。

平安南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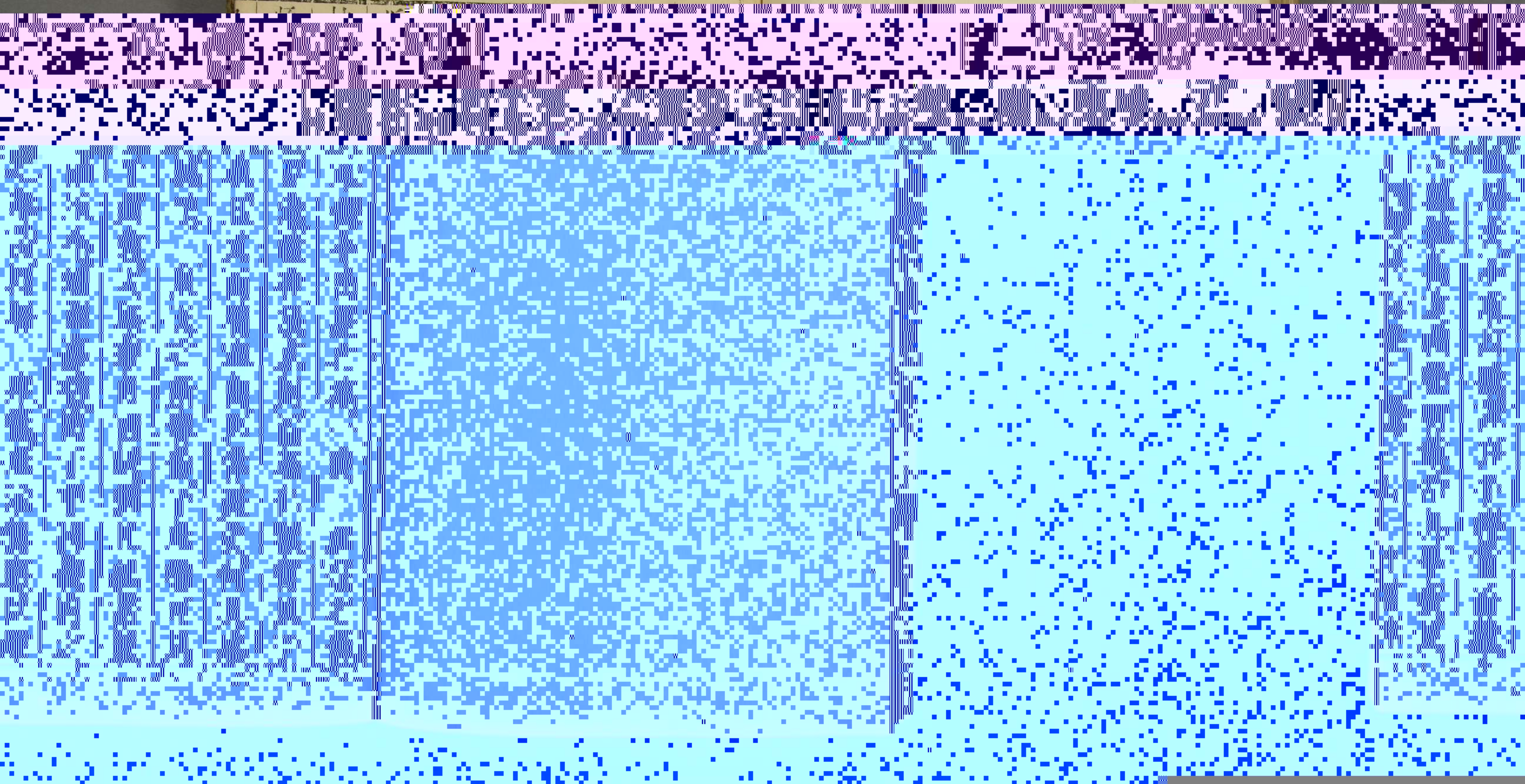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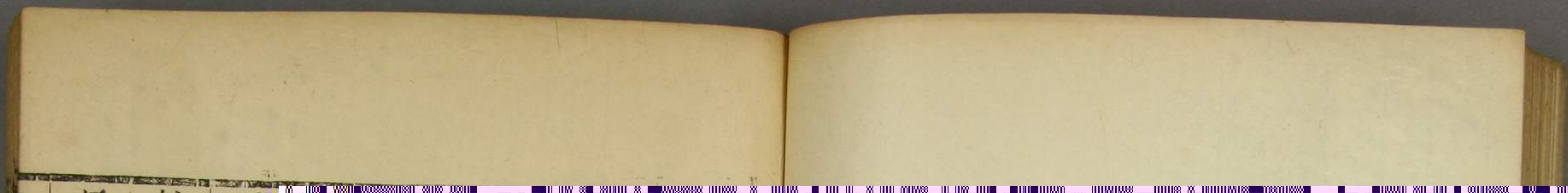
并序

平安南

聖天子以 皇天眷顧之隆。 太祖高皇帝付託之
重。乃 御大歷服。典司神人。綱舉目張。禮明樂備。品
物咸遂。福祥並臻。五年于茲矣。而安南賊臣黎季犛。
戕暴其君。魚肉其民。侵逼鄰邦。侮辱朝使。 皇上以
戎狄蠻貊。不可律以中國憲度。追誅曠罰久矣。季犛

不知悔禍。益肆姦狂。於是內而百官。外而占城。合辭
請討。 皇上乃徇輿情。命大將帥師征之。中軍擣其
中。左軍折其翼。右軍倚其角。而占城舟師。復扼其奔
逸之路。季犛自知罪在不赦。冒歿力抗。然而上下解
體。兵敗身縛。其脅從將領。邊遠部落。悉皆蒲伏乞哀。
受命于吏。請比內郡。乃立都指揮布政。按察諸司。選
用守令。以撫安其衆。累世逋寇。一朝剪除。報至闕庭。
中外稱慶。臣按周宣王平淮夷。唐太宗擒頡利。當時
文人咸形諸賦詠。以紀宏休。臣職備民曹。敢不採摭。

事實。揄揚帝載。發爲歌頌。以顯示無極。頌曰。於昭上帝。眷命我皇。上承大統。下撫萬方。孰危未寧。孰昧未明。敷我彝典。俾各遂成。盱食宵衣。不自滿假。方吐圓臚。咸藉陶冶。萬山宗泰。衆星拱北。駢首弭志。無思不服。相彼安南。稊米黑子。敢爾跳梁。干我天紀。命將往問。出車彭彭。彼頑率醒。奮臂以亢。乃哀其徒。鷄翎是扼。金鼓一鳴。倒戈以北。湯湯富良。彼恃天塹。我師飛越。胆寒心顫。土崩瓦解。逃生無門。艸薶禽獮。噍類罔存。爰立司牧。樹守設宰。弔問無辜。恤其飢餒。乃旬



安其所。物無疵癘。和氣氤氳。鍾為嘉瑞。惟茲嘉瑞。匪熊匪貔。匪角匪鬣。曰惟騶虞。玄靈之文。玉雪之質。修尾回風。雙瞳炯日。飢不暴物。行避生蕩。由心之仁。匪人之驅。神行電邁。千里一息。其性則然。不以其力。侶遊儷美。同出一時。不產他邦。乃在郊畿。守臣致之。獻于丹闕。自然馴伏。聖情欣悅。百辟環覩。歡動明廷。曰惟茲獸。瑞世之徵。惟瑞之徵。惟天子聖。聖德格天。受天之慶。惟慶之錫。惟天子明。聖壽齊天。億千萬齡。

瑞應白鳥頌

并序 白鳥

景陵全盛之朝。八值好文之主。當時侍從。多先朝

皇帝臨御之五年。實為宣德之四年。廣東海陽民以

舊德典頌之文。未稱盛美。可嘆也。

二白鳥來獻。進覽之次。賜羣臣觀于廷。雪質瓊姿。玄

眸玉喙。怡然馴淑之態。克然慈孝之心。誠盛代之嘉

禎。太平之上瑞。其出也。豈偶然哉。謹按瑞應圖曰。帝

王禮敬宗廟。備于孝慈。則白鳥見。又曰。帝王肅敬宗

廟。仁孝篤至。則白鳥見。欽惟我皇上。稟聰明睿智

之資。備文武聖神之德。自纂承丕緒以來。夙夜孜孜。

勵精圖治。簡任賢俊。而興修禮樂。旌別淑慝。以振立

紀綱明，罰慎刑，期民無愁嘆之聲，薄賦輕徭，異野有謳歌之樂。至于承事宗廟，則尤嚴禮敬，奉養聖母，則篤盡孝誠，無一事而不適中，無一物之不得所，是以穹祗昭格，海宇清寧，和氣克溢乎兩間，皇風彌布乎六合，凡諸福之祥，諸物之瑞，莫不駢臻疊至，以應昌期。然不能一二足也，故此白鳥雙見于海隅，而其民之愛戴乎上者，不遠萬里，貢于闕廷，以兆我國家萬萬年太平悠久之徵，以昭我皇上萬萬年仁孝廣大之德，猗歟盛哉！臣叨列清班，獲瞻奇瑞，雖才識疎陋，不足以稱揚盛美，然欣忭之餘，不能自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我皇，聖神文武，纂承丕圖，撫有九土，九土奕奕，兆姓蚩蚩，匪弘治化，曷臻雍熙，乃殫聖衷，乃勤聖質，宵分而衣，日昃而食，旌別淑慝，登崇俊良，制禮作樂，振紀立綱，禮樂昭宣，紀綱明肅，惟賦惟刑，是輕是恤，百度旣飭，庶績咸熙，仰惟宗廟，敢忘孝思，孝思維何，奉先追遠，禴祠烝嘗，一嚴禮典，載惟聖母，壽慶天齊，致孝致養，前聖曷希，於周有昌，於虞有舜，皇心之同，篤盡敬順，敬順旣篤，

疎陋不足以稱揚盛美，然欣忭之餘，不能自默，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於昭我皇，聖神文武，纂承丕圖，撫有九土，九土奕奕，兆姓蚩蚩，匪弘治化，曷臻雍熙，乃殫聖衷，乃勤聖質，宵分而衣，日昃而食，旌別淑慝，登崇俊良，制禮作樂，振紀立綱，禮樂昭宣，紀綱明肅，惟賦惟刑，是輕是恤，百度旣飭，庶績咸熙，仰惟宗廟，敢忘孝思，孝思維何，奉先追遠，禴祠烝嘗，一嚴禮典，載惟聖母，壽慶天齊，致孝致養，前聖曷希，於周有昌，於虞有舜，皇心之同，篤盡敬順，敬順旣篤，

聖德益隆，穹祗昭格，神明感通，克克兩間，和氣勃鬱，靈貺薦臻，嘉祥疊出，乃歲己酉七月仲秋，爰有雙鳥，見于海隅，雪質鮮明，霜姿瑩潔，修喙若瓊，玄眸點墨，不驚而擾，不暴而侵，馴淑之態，孝慈之心，貯以雕籠，幕以文帛，遠駕星輶，入貢天闕，龍顏悅視，臣鄰聚觀，懽騰丹陛，喜溢金鑾，惟此雙鳥，實國之瑞，聖壽以彰，聖心以慰，嗟嗟小兆，叨際清時，覩此嘉瑞，贊詠敢積，惟皇聖明，道超三五，安輯羣黎，繩其祖武，惟皇聖明，壽齊天地，萬億子孫，傳承無替。

疏

蘇松水利疏

開濬三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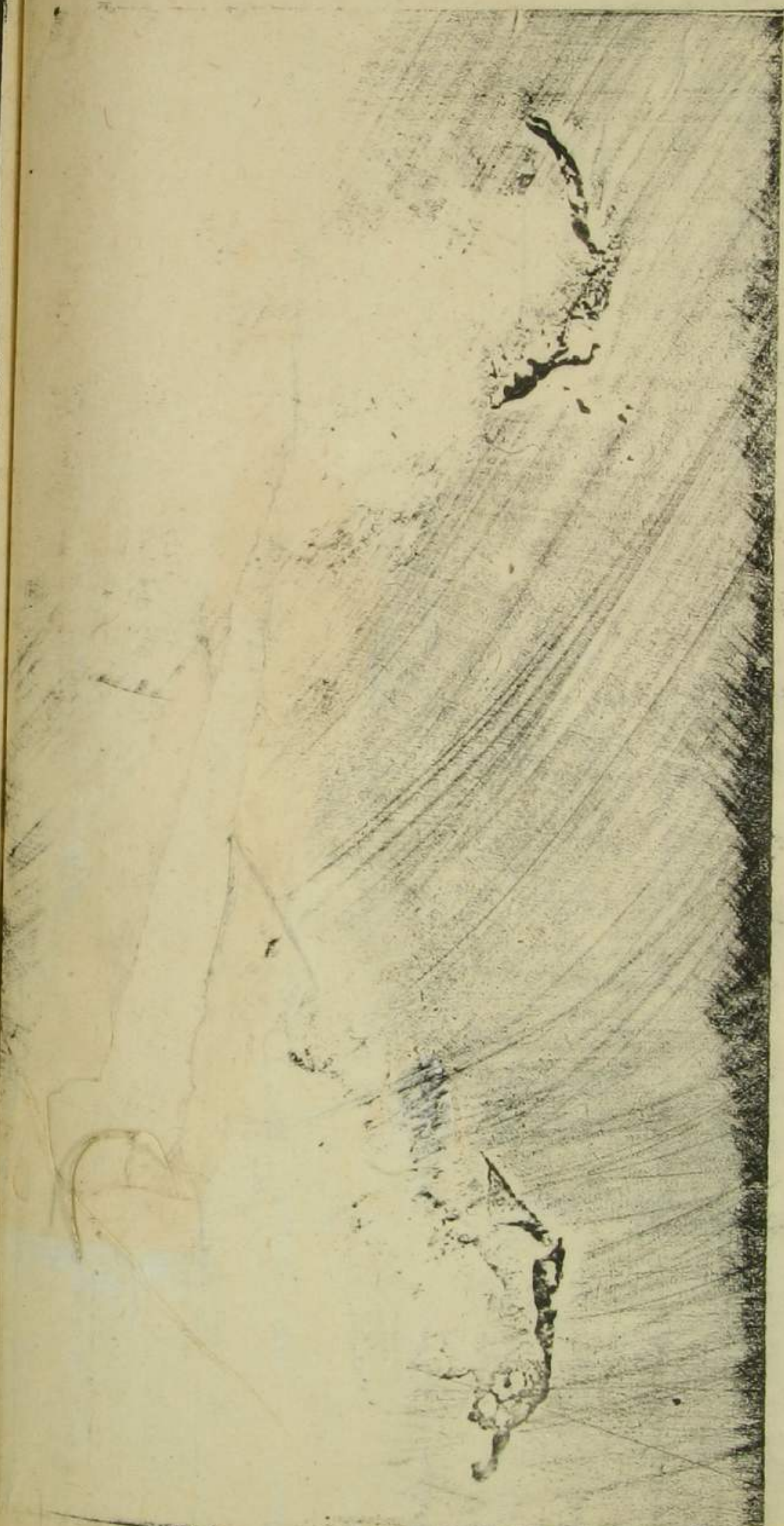
忠靖公治水我吳厥功甚偉考其文集及永樂實錄經畫湮沒殊為可惜
 上以蘇松水患為憂，命臣時往疏治。八月遣都御史

俞吉齋水利集以賜臣原吉，使講究拯治之法。是原吉上奏，但臣奉職不稱，重貽宵旰之憂，夙夜驚惕，惟勤咨訪，欽承聖諭，愧感交集，臣與同事官屬及諳曉水利者，叅攷輿論，頗得梗槩，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數百里，受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

山等湖以入三泖。頃為浦港湮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江諸浦。導其壅塞。以入于海。但吳淞江延袤二百五十餘里。廣一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之長橋至夏駕浦。約一百二十餘里。雖云通流。多有淺狹之處。自夏駕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一百三十餘里。湖沙漸漲。潮汐沙壅。障芟蘆菰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濫沙游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

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今下流壅遏難流。倘有范家洪至南踰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時水涸之時。修築扞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可成。於民為便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五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彭 賓燕又 編輯

盛翼進隣汝參閱

楊文貞公文集

勅

楊士奇

勅諭文武羣臣求言并復弋謙朝參

求言

用文貞吉復弋謙朝參并令代草末言勅
朕以眇躬處億兆之上御天下之大幾務之繁殆難
獨理是以數詔求言冀匡不逮此朕之實心也自卽

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朕未嘗不欣然聽納言之而當即與施行苟有不當未嘗加譴此皆羣臣所共知者間因大理少卿弋謙所言過於矯激多非實事朕一時不能無繫於心而羣臣有迎合朕意者交誰為此奏者難為顏矣章奏其賣直沽名欲寘諸法朕特優容令在職視事不得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豈以為無事可言歟抑懷自全之計而退為默默歟自今冬不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為人臣者惟念保身亦何以為忠朕之一時不能含容蓋未嘗不

自省爾文武羣臣亦各思以君子之道自勉據其嘉謀嘉猷凡於國家軍民利有未興弊有未革及政令有未當者咸直言之勿以前事為戒而有所諱庶幾君臣相與之義弋謙自明日以後仍舊朝參故諭

洪熙元年三月初七日

勅諭吏部申明薦舉

保舉

文貞以吏部未

能盡知人才

建議令大臣保舉

方面及守令官自是吏多稱職治功著焉

勅諭吏部至理之務必先安民安民之方必擇守令

自昔聖帝明君咸循茲道朕孜孜夙夜以恤民為心

而詢諸四方民不得所多緣守令非人即位之初首

詔求賢今既數月矣薦者無幾賢才之生何地無之惟賢知賢各以其類寧有不知者乎薦賢為國事君之義其令在京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給事中在外布政司按察司正佐官及府州縣正官各舉所知除見任府州縣正佐官及犯贓罪者不許薦舉其餘見任及屈在下僚官員并軍民中有廉潔公正才堪撫字者悉以名聞務合至公以資實用不許徇私濫舉如所舉之人受贓有犯贓罪者併舉者連坐蔽賢不舉國有明憲夫天下生民之安否係於守令之得失爾尚慎重簡異以副朕惓惓斯民之心欽哉故諭

洪熙元年八月初六日

太皇太后諭二兄書

戒勅外戚

太皇太后致書長兄彭城伯張景三兄都督張昇吾

諸兄善也

此書仰見聖德淵謨遠過東漢明德皇后與

起於寒微叨蒙國恩榮及祖宗顯受褒寵諸兄嗣膺重爵厚祿合門貴富與功臣等此皆列聖天地之賜也顧豈常有汗馬之勞哉夫受非分之福空存非分之虞古之人有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不思保全永遠之道哉吾不幸仁宗皇帝早逝長子宣

宗皇帝又繼逝矣，今長孫皇帝以幼冲嗣大寶，內間保持輔翼，實係於吾，夙夜兢兢，如執玉如捧盈，不遑寧處，懼弗堪負荷，上負宗廟聖靈，及辱吾先人，因念外家，欲令皆善，二兄同氣至親，可不體吾之此心哉，尚其循禮度，修恭儉，以率子孫家人，俾咸慎蹈，毋作愆過，庶以光國家之榮命，而吾先人之祀，亦永有依賴矣，勉之哉，勉之哉，二兄自今惟朝朝望，公朝有政議，悉勿預聞，惟二兄亮之。

宣德十年二月十五日

疏

請開經筵疏

經筵

伏惟皇上肇登寶位，上以繼承列聖，下以統御萬邦，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則宗社永安，皇圖永固，天下蒙福，永遠太平，然其根本，在致力於聖學，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內，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臣士奇叩頭對曰，此

國家第一事。正惟其時。伏望 皇上留心。不幸 宣

宗皇帝上賓。中外皆同哀戚之心。臣未敢遽言。然此

開經筵故事甚速如

事至重。不敢久默。伏望山陵畢日。早開經筵。以進聖

學。臣等深切惓惓之至。謹具合行事。宐陳奏。伏惟

采納。謹具以聞。

一自古人君成德。必先於學。未有不學而能成德者。

尚書曰。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經

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預

擇講官。必得間學貫通。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

體者數人。以共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

吏部禮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具名陳奏。取自 上裁。

如或其人學術不正。立心行已。素無善譽者。不得濫

預。蓋師友之臣。即他日輔導之臣。不可不謹擇。

一 天子就學。其事體與 皇太子親王不同。乞先

命禮部翰林院詳定講筵禮儀陳奏。

此正本之論未知王振爾

一 皇上聖德正在今日。輔養本源。書曰。僕臣正。厥

時已。在左右作威福否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

僕臣賢否。係君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

令必用正人。今皇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擇行止端莊。立心行已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此事關係最重。伏望太皇太后陛下。一聖稱謂不同皇太后殿下。皆留聖心。為皇上慎選左右隨侍。及使用之人。如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褻慢。立心行已不正者。皆宜早去之。若不早去。隨侍既久。情意相洽。不覺其非。言聽計從。後來欲去。其勢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處。如入鮑

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伏望太皇太后陛下。皇太后殿下。萬萬留意。臣深受國恩。無能補報。惓惓愚忠。不敢不盡。伏乞 采納。宗社生民萬年太平之福。

辨方政被誣疏

邊將

蒙 欽發下鎮守大同太監郭敬題本二本。奏總兵

特有擔當

官都督方政專權等事。臣看得所奏事件。未知虛實。

蓋方政自永樂宣德年間奉命率兵在外。皆有功績。此人實是廉勤公正。上能敬事。朝廷下能撫恤。

軍民衆所共知，衆所共推，豈有纔到大同未及三月，便有許多過失，且聞郭敬在彼，與曹儉通同爲非，專務貪利，不理邊備，以致累次失機。宣宗皇帝屢遣

勅切責之，仍不悛改。且郭敬初聞朝廷命方政往

大同總兵，心已不喜。曾親來文淵閣對臣等極毀方

政之短，極誇曹儉之能。臣等已料其到彼必然不合

或致設計傾陷方政。今已果然。臣伏思於今邊務緊

急之時，將臣可任用者。朝廷當保全之。欲請勅

諭郭敬，命其改過自新。自今與方政協和辦事。又慮

方政知郭敬奏其違法等件，虛實未明，必然心中趨

趨若不寫勅去釋方政之疑，令其如舊安心辦事。

則官軍窺覷，必不聽其號令。有誤邊備。爲此今擬寫

勅稿二道封進，謹題請旨。

論勾補南北邊軍疏

勾補軍丁

爲兵備事。切見今差監察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西

山東河南非直隸之人起解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

兩廣四川貴州雲南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之

人起解北方極邊補役者，彼此不服水土。南方之人

衛藉曠遠不能水土則多逃死此疏斟

酌情法詳訓可行

死於寒凍。北方之人死於瘴癘。且其衛所去本鄉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路遠艱難。盤纏不得接濟。在途逃死者多。到衛者少。長解之人。往往被累。非但獲罪。亦有艱難死於溝壑而不知者。深為可憫。况今西北二論甚切事邊急於防守。而西北壯勇之人。乃發南方。甚是未當。查得永樂十年二月初五日。太宗皇帝聖旨。北京人民有在各處充軍。今後事故來勾丁補役。不要發去。只就河間立一衛。或一所。都着就那裏當軍。原衛軍伍。別着人補。若在北京衛分當軍的。不動。宣德二

年三月初一日。宣宗皇帝准兵部奏。令雲南四川兩廣福建湖廣該勾軍丁。除逃軍正身及已解軍丁外。其餘留所在附近衛所。帶管食糧操備。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又准兵部奏。今後一體存留收操緣海地方的。也就留在那裏衛所操備。宣德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又准兵部奏。今江西貴州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遼東甘肅等處。并山西等布政司軍丁。該解雲南兩廣等處。動經萬里。及七八千里者。皆照例留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當軍。又奉 聖旨。腹裏地方該勾的軍

離原衛二千里以裏的還發去二千里以外的都留在附近衛所收操此皆 祖宗成憲蓋洪武中有犯罪死者。恩宥免死不分南北發極遠充軍所以懲治有罪此 太祖皇帝之仁也其後有罪者已死補役者皆非犯罪之人 朝廷憫其遠道艱難留於附近衛所操備此 太宗皇帝 宣宗皇帝之仁也陛下即位以來以陝西該解腹裏山東河南大寧都司等處衛所軍丁俱收發陝西靖虜衛又以廣西缺軍命發南方貴州雲南廣東廣西四處該勾遼東等處

軍丁悉發廣西都司屬衛收操亦是仰體 祖宗之

仁近來該部執稱原舊隊伍難以改發此只是畏避

文案繁勞而不思兵備之無實不念下人之艱苦近

日兵部雖因清軍御史之言奏 請清出軍丁暫發

附近衛所帶管收操緣南北俱有邊境今俱少軍若

只於本處附近收用近邊衛分緩急亦不得濟臣等

愚見今所急缺邊軍者欲乞除逃軍外以山東山西

河南陝西北直隸今後清出軍丁各就所近發甘肅

寧夏延安大同宣府永平遼東等處補伍雲南兩廣

有司因備之弊不過如此

貴州四川湖廣江西福建浙江南京直隸今後清出
 軍丁各就所近發四川雲南貴州兩廣及邊海衛所
 補伍皆就定其衛所發去待補足其缺之後再有清
 出者却於腹裏衛所補伍如此則兵備有實下人不
 困臣謹陳愚見伏乞 特命公侯伯之老成者及都
 督尚書侍郎都御史會議可否謹具奏聞伏候恩旨

論旌褒景東知府陶瓚等疏

激勸土官

為激勸事該兵部傳奉 聖旨陞授景東府知府陶
 瓚散官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及褒封陶瓚祖母阿曩

為太淑人令臣寫 勅施行此誠 皇上旌忠報功

之盛德臣竊聞自古帝王得馭夷狄之道者曰守在

四夷曰以夷狄攻夷狄二者而已蓋先以恩德結近

邊之夷則遠外之夷為其所制勢不能為患於邊大

抵蠻情頑獷勁悍必其同類制之則易為力今景東

之勝蓋出於此然其中有忠義之心願奮力報 國

者正當厚恩待之以堅其良心其陶瓚及祖母阿曩

率領頭目已量功陞賞實授以職惟陶瓚以土官知

府難陞職事并其祖母止授散官及封號臣等愚見

皇明經世編 楊文貞集 土官 平露堂

欲乞 聖恩皆給賜誥命。及賜以對品之帶各一。使
得永遠寶藏。庶感戴尤切。而圖報之誠益堅矣。其木
邦宣慰使罕蓋法與祖母美罕板忠義報國之誠。亦
與陶瓚阿曩同。兵部已請 勅褒封賞賚。奉 聖旨
令臣寫勅。臣愚見欲乞 恩旨同陶瓚阿曩一體頒
給。庶於邊夷有所激勸。蓋所費者約。而所勵者益多。
謹具題奏。伏惟 聖裁

計議除授方面等官疏

保舉

昨日太監金英傳奉

聖旨。今後除授方面官及府

州正官。若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還依洪武永樂
年間例行。欽此。本官後又令臣計議。臣伏思宣德七
年以前。其前項官員。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欽奉 宣
宗皇帝勅旨。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得其人。
則民安。非其人。則民受害。該部徃徃循資陞授。不免
賢否混淆。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官。及知府知州。有缺。
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及布政司按察司
堂上官。連名舉保。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
爲民者。吏部審其所保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

犯贓罪併罰舉者欽此以後凡所保者多得其人。

皇上臨御以來悉遵先皇帝勅旨而行今各處方

面官與府州正官十有八九得人停當所以百姓得

安其間或十有一二舉不得人却是保舉之人審察

不明亦或實是徇私為是該部不行糾舉以致四品

等官舉保知縣者十有三四舉保不當然所保得當

者還多自今舉官之人亦已多知謹畏不敢輕易濫

舉恐累及自身臣愚見伏望聖明仍遵宣宗皇

帝勅旨而行大抵宣宗皇帝仁民之心皆是上體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三聖仁民之心

而行非是有所更改但因時損益耳管者堯舜禹湯

文武數聖人相承之政皆因時損益所謂因時損益

者或太過則當損不足則當益以合於時宜也管我

太宗皇帝於洪武之政仁宗皇帝於永樂之政皆

有因時損益之宜亦皆是上體祖宗保民之心而

行故當其時無人曾有異議宣宗皇帝臨御之時

體保官一事文貞贊成聖政惟此為大故辨之祖宗之心以行保民之政者尚多此保官一令

是其力第一事蓋用人者帝王之首務也伏望皇上奮

獨斷之明。今後舉保方面及府州正官。宜悉遵 宣

宗皇帝勅旨而行。管唐太宗行仁義之政。命在京三

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天下斗米三錢。外戶

不閉之效。明鑒所在。可無疑也。 聖旨所諭。保官則

恩出于下。切緣衆臣舉保之後。吏部審擇具名奏請。

必得 聖旨賜允。然後授官。如不賜允。即不得除授。

凡授官者。莫不感戴 聖恩。實非出于下也。此令

行於 宣宗皇帝在位之時。數年。不聞人有異議。惟

近年始有一等京官。不才輕薄。無人保舉者。造爲謗

語。傳播中外。其意專欲隳壞 先帝之良法。不行則

此等無狀小人。皆得升用。此等小人升用。則百姓受

害。天下何繇治平。自古朝中用一正人行一良法。則

小人皆不便之。毀之壞之。如孔子初攝魯相。國之小

人。作歌謗之。及久而定也。國人愛之。作歌頌之。又惟

恐其死也。在古聖賢尚然。可以觀小人之心矣。伏望

聖明只依 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犯

賊。須明正濫舉之罪。并罷其官。便是。臣濫舉亦請究

治。不宥庶幾其餘有所警省。臣受 四朝大恩。常切

○上○力○持○之○耳

○善○事○必○有○小○人○損○壞○在○

○凡○行○一○

○此○下○此○語○便○足○服○人○

慚愧無能補報。惟念用人賢否。關係生民休戚。國家治忽。今若知而不言。是臣不忠之罪大矣。是以謹竭愚誠。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論遣將征勦麓川疏

計處麓川

昨日欽蒙上命。寫召李隆勅書。臣已謹遵寫稿進呈。伏竊思之。南京根本之地。李隆受先朝簡拔。守備十六七年。本官謹慎小心。克稱委託。軍民獲安。朝廷無南顧之憂。今以麓川之事。召之。然麓川遐荒小夷。屢拒朝命。固當問罪。今以蔣貴之才勇。復擇

一二人善戰者為之佐輔。又以文臣王驥歷練老成贊理之。足任其事。况李隆之才。長於守備。未聞其有攻戰之能。若論攻戰。李隆必不及李安。又蔣貴新封為伯。李隆嗣承伯爵三十餘年。朝班次序。蔣貴當在李隆之下。若使蔣貴總兵。而李隆為副。似有未當。雖出上命。李隆固不敢違。然彼此心不相孚。亦難行事。臣愚見欲俟蔣貴至日。與之計議。佐輔必欲得人。亦未為遲。如此庶幾事得穩當。而成功可冀。臣又有愚忠。冒瀆天聽。昔太宗皇帝征討有罪。必先

麓川之事本屬貪

遣人再三撫諭及其不從然後加兵今麓川拒命

功文貞此疏殊為說正

臣亦深切惡之非欲釋其罪但思古人有言兵者凶

器戰者危事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輕用者恐害及無

辜有傷天地之和氣也又慮用兵遠方雖有將有兵

而糧食不足猝難為力亦所當計臣又思自麓川拒

命比先朝廷所遣撫諭勅書恐有阻隔未曾到

○善○為○解○紛○

彼又雲南總兵官將彼所差之人悉置於死是以此

賊心懷疑懼不敢再遣人來近其所遣忙怕力線觀

來已蒙皇上恩賞特旨許令改過赦宥其罪就命

齋勅回還臣竊計此勅到彼賊必遣人再來視

其情偽為之處置近者又有勅令沐昂等留之不

皆○是○將○帥○激○之○必○

遣則使此賊終不知皇上天地大恩無繇改過將

來必勞天兵伏望皇上體天之心今日務選將

操兵積糧以備征用姑先放忙怕力線觀齋勅回

○亦○是○一○策○

彼使知皇上大恩以圖改悔縱使彼執迷不改亦

且緩其備敵之心待雲南糧儲有積將士操習精銳

即一鼓進兵勦滅以昭天討亦未為遲况留此二

三人實不足為輕重但恐留之日久使賊之逆志益

堅而為備愈固。或啓其竄伏之計。况彼烟瘴之地。大軍難以久駐。而賊得窺伺。官軍進退。以為出沒急難成功。臣惓惓愚忠。非敢為緩兵之計。但願大兵之行。必出萬全。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道。冒瀆天聽。伏惟聖裁。

論褒謚黃福疏

褒謚老成

別部亦可參贊

為激勸事。近據禮部手本。該本部奏南京參贊機務不必樞部少保戶部尚書黃福喪禮。傳奉聖旨。行移本院撰述祭文。欽此。臣等伏惟皇上臨御以來。禮待臣下。

悉出於厚。今福蒙祭營葬。光榮甚盛。存沒感戴矣。

臣等竊思黃福。洪武年間自衛幕官。因言事。太祖

皇帝深見嘉獎。超陞工部侍郎。太宗皇帝初登大

位。即陞工部尚書。後建北京。新設行部。命為行部

尚書。及平定交趾。初設布政司按察司。又命黃福

仍尚書之職。前往交趾撫綏其民。布政按察二司印

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總於福。福在交趾十有

餘年。南不敷年遂不守處事甚得人心。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賢。即

位之初。特遣人齎勅召還。命兼詹事。輔導儲君。

宣宗皇帝在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於南京戶部管事。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參贊機務。中外之人。皆忻悅。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聖恩與襄城伯李隆同心協力。以副委任。蓋福為人廉潔正直。剛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公。官雖貴顯。不營私蓄。四十年來。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見其比。今蒙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欲望天恩。賜謚二字。及贈一官。用褒賢良。用垂勸勵。蓋自古治平之朝。及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者。太

文臣賜謚者尚少

此時

宗皇帝於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賜謚贈官。仁宗皇帝登極。贈謚尤多。尚書侍郎下至少卿少詹事贊善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恩。今黃福比前之得贈謚者。歷官尤久。効勞尤多。操節之正。始終一致。伏望天恩。特命該部依先朝例。賜謚贈官。庶使在位臣僚。觀感興起。臣等非敢私於黃福。但欲國家典禮。施之公當。謹陳愚見。伏惟聖裁。

論荒政 救荒

為預備事。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

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在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斂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岍。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惟文移為虛具。故實事皆不立。用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飢荒。民無所

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既全無。倉亦不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謾官府。其原開陂塘養魚者。有墮塞為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為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汗田隄岍。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滄沒田禾。及開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

欲修惠民之實政。惟在守公而已。

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之。此事雖然。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俟後來豐熟舉行。其見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間舊制。凡倉穀陂塘隄岍。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閒時日。用人修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塘塞。若其侵盜證佐明白。不服賠償者。准

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及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岍。亦令郡縣凡有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卽令還還。不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還還陂塘及圩岍。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功。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今秋成豐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

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繇。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並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績。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積。荒歲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

頌 三篇

瑞應麒麟頌

有序

祥瑞

瑞麟入貢著撫夷之有道。故識之。

宣德八年閏八月。西南海外諸番國。或其王親行。或遣子弟。或遣大酋。泛海越數十萬里。而來朝貢。麒麟。獅象。珠玉珍貝。奇異之品。用達誠意。麒麟凡四。而出非一所。其言曰。蠻夷之人。邈處海外。瞻仰中國。如天之上。比十數年來。海波無虞。山島所聚。種作蕃阜。民咸安適。聞之老長言。此太平之象也。必有聖人奉天命。主中夏。施仁布義。肆延被我遐裔。已而祥麟出。

焉。老長又言。是上天所生。以爲中國。聖人瑞者。其
違獻焉。敢祇以獻。遂頌伏呼萬歲於時。羣臣百職以
及陛衛。虎賁萬衆。歡覩舞蹈稱賀。臣聞自古帝王受
天命有天下者。能體天之心。用天之道。以稱天之付
畀。天必悅鑒。而昭荅靈貺。歷考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數聖人。其效可見已。恭惟 皇帝陛下以
大聖之德。躬膺天命。嗣 祖宗之大寶。臨御以來。一
以至仁。覆幬天下。旰食宵衣。圖惟庸濟。無間遠邇。撫
綏一心。是以凡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之處。靡不

歸誠向化。朝覲貢獻。日聚闕下。四境清寧。纖塵不作。
此皆 陛下聖德之得人心者也。夫得人心者。得天
心之本也。是以連歲四方上奏嘉禾秀麥豐年之禎。
上而星文之祥。下而物產之瑞。駢起疊臻。不可數計。
雖間者霖雨稍稽。而恤民爲祈天之實。弘敷德音。覃
布仁澤。 璽書所至。拊舞載道。甘霖隨降。田穀以豐。
此 陛下聖德之得天心者也。亦豈必麟見而後始
驗於今日哉。然麟仁獸也。四靈之首。王者至仁則出
出則天下平。非若其他禎祥之比。今茲之出。實以彰

得進領之也。上言。

上天嘉祐 聖仁之隆且厚也。而率來自遠方者。又以彰 聖德之無遠弗届也。臣士奇叨在侍近。目睹嘉祥倍萬。忻懌謹撰瑞應麒麟頌一篇上進。伏惟電覽焉。頌曰。天眷下民。爰命仁聖。俾育其生。俾復其性。惟 皇奉天。允篤於下。爰育爰訓。孜孜夙夜。曰時兆庶。咸予赤子。仁之所施。權輿于邇。薄海內外。爰聞爰限。如浸之潤。繇邇漸遠。惟 皇聖仁。顙顙一心。曰天付予。予罔弗欽。茫茫九有。仁浹義孚。生息有遂。蹈履弗渝。既富既穀。亦泰以嬉。仰足于公。俯給于私。三

光昭明五緯順軌。四序調均。百祥韡韡。爰暨四方。達于八紘。民用康寧。物用阜盈。乃有靈祥。麇身牛尾。圓蹄肉角。崇丈又二。音中律呂。步中矩規。粲粲其文。循循其儀。厥名曰麟。四靈之首。見于夷邦。夷其敢有曰。天生之。實瑞。天王。我惟祗獻。用告嘉祥。乃蹈鯨波。乃造龍墀。金門含耀。紫殿騰輝。在廷文武。舞蹈愉懌。惟天降祥。允昭 聖德。惟 皇施仁。六合一春。表仁之祥。孰大於麟。來自遐邦。昭德覃布。踰三倍二。與時合數。天鑒在上。丕顯嘉徵。 皇仁在御。丕隆治平。簡

○有○似○雲○之○油○語○

冊有紀播示無極臣工有頌洋洋川溢臣叨禁近陳
詩稽首惟皇萬年惟皇萬壽

出師頌

有序

征安南

明用師之非得已

永樂四年安南黎寇作亂朝廷屢遣詔使諭之弗

悛益驕賊弑其主毒虐國人甚於水火走奔訴告咸

集闕下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諭曰予承天命保

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有弗迪而遽誅斯遏

抑厥自新乃有弗迪底于再三而釋弗誅惟予弗君

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昭告

天地宗社山川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大將軍章

率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暨神機橫海驃騎游擊鷹

揚五將軍率兵八十萬討賊七月某日師行上臨

時尚在南都

江送之既禡申命總兵能若曰汝其率師往行天討

惟盜父子沿襲悖兇和人共忿必誅不釋厥暨同惡

必誅不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汝往欽哉惟茲安南

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往乎罔有

侵害或有侵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汝往欽哉能拜

稽受命祇承惟謹遂大饗將士是日天宇朗霽雲物

不作。戈矛耀日。旗旆亘雲。士壯馬肥。紀律齊肅。巨艦
 蔽江。長風翼颿。神邁電馳。不疾而速。浩浩乎已。氣吞
 跌。鳶之壤於萬里之外矣。天顏悅懌。豫必成功。鸞
 旆旋闕。瑞彩騰霄。臣執筆從屬車。親聆玉旨之敷
 仁。覩總戎之恭命。士氣之奮發。嘉應之孔昭。敬作
 出師頌一首。其詞曰。天眷皇明。咸畀所覆。凡厥
 有生。俾育得所。惟皇奉天。仁懷義撫。日月所照。恬
 嬉鼓舞。逃彼交夷。在國南裔。乃有蠱虺。為毒為厲。哀
 哀無辜。罹厥啗噬。屢詔申誨。弗遷益悖。皇赫斯怒。

爰急拯焚。乃敷綸言。乃告明神。誅日誓師。大江之濬。
 天宇澄霽。廓無纖氛。如虎如貔。師徒勁堅。如雲如霓。
 旗旆飄翩。甲冑弓矢。戈矛咸干。其列秩秩。其氣桓桓。
 帝謂汝能。汝仁且武。其總率師。往靖夷土。除惡務首。
 綏良務溥。仁義之行。毋違天者。臣能拜稽。臣敢忘敬。
 帝德承天。臣職奉命。惟帝之聖。舜禹為君。惟能之
 賢。方召為臣。南交氛瘴。不日澄鮮。王師勞勩。不日凱
 旋。八表一統。皇明御天。小臣作頌。豫歌太平。

御書閣頌

有序

御書

臣士奇自布衣被召。太宗皇帝入繼大統，首擢翰林編修。初建內閣於奉天門內，此內閣臣所自肇也簡任翰林之臣七人，其中所職代言屬時更新，凡制詔命令，誠勅之文，日駁而禮典庶政之議及事之關機密者，咸屬焉。車駕屢賜臨幸，七人恒早朝，退即趨閣治職事，莫乃出。七人者，士奇與焉。越三月，進侍講。又明年，冊皇帝為皇太子，簡內閣六人兼春坊官，士奇與兼左坊中允，兩職之務敬修惟謹。又明年，陞諭德，仍兼侍講。永樂七年，車駕將巡北京，命皇太子監國，簡

留文臣四人輔導。○猶○不○忘○故○官○其兩人出內閣，士奇與焉。上進

而諭之曰：唐太宗簡輔監國，必命房玄齡、卿等其識朕此意，加敬慎之。四人頓首受命。自是車駕北狩，監國之輔無改。然四人者，其半有事去，始終在侍兩人士奇與焉。進翰林學士，仍兼諭德侍。皇太子覲北京，遂改左春坊大學士，輟翰林兼職，專輔問學。仁皇嘗指兩人諭羣臣：此吾左右臂也。既嗣大位，屢進其官。初進士奇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遂進少保，又進少傅兼兵部尚書，繼事宣宗皇帝者

十年、三聖所以寵任保全之皆一心。嗚呼。今龍

御升遊皆遠矣。每捧讀向之所受寶章宸翰。追惟天

地生成。日月照臨之大德。未嘗不拊心悲摧。攀附無

所。欽遇。皇上嗣臨大寶。用人循舊。進臣少師。仍兼

尚書大學士。所以信任之。褒寵之。益有加焉。顧臣衰

病餘齒。樸朽無庸。何能少裨分寸。但感刻之誠。惓惓

惟固。凡所受。四朝誥勅及詩。敬用錄副。勒諸貞石。

藏於私家。垂之綿永。且構屋以度之名。御書之閣。

謹拜手稽首而頌曰。天命。明聖。統有萬邦。啓于

帝堯。暨舜禹湯。憲天爲理。仁霈下民。有教有育。有典

有章。東西朔南。來享來王。天監于德。曰忱予肖。爰篤

厥祐。彌永以厚。爰錫文武。俾左俾右。咸奮勵績。疏附

奔奏。惟。帝念茲。靡勤弗酬。或隆之褒。或崇之爵。

四聖一道。秉持有確。有效于勤。敬受靡忤。顧臣老愚。

材樗量勺。寵福齊均。負乘惕若。維。皇四聖。天德洋

洋。鳳翥龍騰。慶雲五章。豈臣眇微。獨蒙厥慶。斗牛之

下。高山大江。與被嘉榮。華潤悠長。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十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萃亭

徐孚遠闇公

彭賓燕又

選輯

盛翼進鄰汝參閱

楊文貞公文集

序

楊士奇

三朝聖諭錄序

聖諭

此數行大意與御書閣頌同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詔

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職其中。士奇

首膺簡擢。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屬時幾務孔殷。常旦及五。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宸前進呈文字。商幾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焉。且上前奏事。退必造東朝參侍經幄。車駕北巡。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仁宗皇帝。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奇祇事三聖三十有三年。寵愈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寧。嗚呼。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

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八。衰病昏耄。猶濫玷朝行未已也。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奉命祇送旬月。乃竣事。其每旦展敬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榻前所得玉旨之詳者。輯而錄之。釐為三卷。永樂居首。洪熙次之。宣德又次之。蓋計平生所得。此殆什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廷陛之密。可存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懍乎慮。泯吾君之盛美。是懼而違它邱哉。不觀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

此一段辨析大有學識不然疑于漏言或掠美如云魏鄭公以諫草示史官也

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且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大臣君子。遑遑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况臣之所錄。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奚暇它郵哉。疑者既釋。敬號曰聖諭錄。

西巡扈從詩序

西巡

叙扈從語皆得體
宣德甲寅秋。居庸之外。懷來保安宣府萬全皆大熟。上慮邊人安於足給。而忽警備也。乃九月甲申。車駕親巡。飭之詞林從者士奇勉仁弘濟德遵。士奇年七十。特給輿卒二十人。而道中氣候清和。動息舒徐。號令嚴肅。行者不勞。居者無擾。間駐蹕平曠。命將士飛放馳射。用閱武也。是月丁酉。至洗馬林。蓋去宣府西百八十里。洗馬林者。舊名葦藤林。語襲訛也。時北虜阿魯台之衆為瓦剌摧敗。狼狽假息塞下。左右從史希合之臣。多請掩捕之者。上曰。朕知飭備耳。困人于厄。非王者事。不聽。從臣中士奇為最不習兵事。間以文事承顧問。而寵遇恒均。一夕召問士奇。卿數日馬上亦賦詩否。士奇惶恐叩首。上慰勞再

上慰勞再

三既班師十月甲辰至北京。扈從往復。裁二十日。其間情之所至。亦時見諸賦詠。凡得小詩若干首。記憶并前扈從叙之前五年從巡邊至宣府。往復二十日。在道未嘗不寓興于詩。而以今觀。年益邁。氣力益衰。詞意益鄙陋。無足采。特以其發于一時之扈從。而將來亦可攷見歲月。故遂錄之。而不棄云。

賜遊西苑詩序

內苑

君臣同遊是盛事經濟之本也故此等文皆詳載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有六日。上以在廷文武之臣。日勤職事。不遑服逸。特勅公侯伯師傅六卿文學

侍從遊觀西苑。以息勞暢倦。於是成國公臣勇、豐城侯臣賢、新建伯臣玉、少師臣義、少傅臣士奇、臣榮、尚書臣璉、臣澐、臣中、侍郎臣驥、少詹事臣英、臣直、侍讀學士臣時勉、臣習禮、拜命以行。時少保臣淮、來自還休承。命偕行。凡十有五人。又勅中官導自西安門入。聽乘輿馬。及太液池而步。大監臣誠奉宣聖旨。令徧歷周覽。從容勿亟。於是誠導之循太液之東而南。行觀新作之圓殿。返而觀改作之清暑殿。臣誠為臣勇等言。二殿皆于此一事指出盛事皇上奉侍。皇太后宴遊。

之所也。臣勇等仰瞻殿庭周廡。規制高明。繕作精密。凡所以供奉之具。潔清鮮好。靡不悉備。俯而思惟。皇上之聖孝。皇太后之盛福。皆古今鮮有。遂拜稽歡呼萬歲。乃降而登萬歲山。至廣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壺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造。是日天宇澄明。纖塵不作。引而四望。山川之壯麗卉木之芳華。飛走潛躍之各適其性。萬象畢陳。胸次豁然。心曠神怡。百慮皆淨。信天造之佳境。而人生之甚適也。已而中官傳奉。上命賜黃封之酒。御厨之珍。令

咸醉而歸。又拜受。命方爵數行。時久未雨。忽雲陰

東來。微雨霑席。倉庚如簧。和鳴不已。眾竝以喜。相與

引滿勸酌。盡醉而出。臣聞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文詞典賢乃為樂稱皇

上統四海之廣。撫兆姓之眾。一日二日萬幾。則以閒

暇游焉息焉。且奉天倫之樂。於茲誠宜。又俯矜左右

執事之勤。亦俾之預有今日之適。恩甚盛也。于是

羣臣欣幸。遭遇賦詩者若干人。詩總如千首。臣士奇

預侍宴間。於茲屢矣。是以謹序於卷端云。

送龔憲使致事詩序 致政

宣宗皇帝臨御深惟安民之道詔吏部凡布政司按察司正貳及府州正闕令京官三品以上奏舉必取廉公端厚識達大體能爲國爲民者如所舉後受賕并罰舉者。皇上嗣統申飭舊章而加嚴焉。由是被命之臣咸顛顛不敢以忽。凡所奏舉十率七八稱得人。於時按察使尤難其選。吾友豫章龔鏊子諫起科日初擢給事中。陞雲南僉憲改廣西。又改廣東。用少保東萊黃公奏。陞四川按察使。命初下中外忻忻喜。朝廷官人之當於其職且重黃公之明知人也。

歲餘子諫聲譽益起。蓋士大夫公議亦無浮譽今憲使之賢子諫表表在甲乙數。子諫宋吏部侍郎竹鄉先生之後。篤志而清修。耿介而直諒。有學術明大體。嘗言事過直。雖忤不悔。所至不尚威嚴。而政紀清肅。除害興利。具有成績。如在雲南。爲法教屯兵引水灌田。歲免夏旱之虞。廣西叛猺猖獗。都司不能制。子諫親督官兵進討擒戮猺寇二千餘。生繫兇渠送京師。斬于都市。悉還所掠良民男女數百人。四川時釋平人死。舉於十年之久未決者五十餘人。皆著人耳目。其所建議

便民尤多。蓋其心夙夜在民。所歷官或萬里。或七八千里。跋涉險遠。而冰檠之操久益確。仕四十餘年。貧如家食。嘗園田無寸尺之益。而視舊加損。此其人豈貴富之能累其心哉。今年七十有一。言于朝。乞致事歸。天官卿言。雖老尚堪事事。未應退。蓋重賢者之去也。上念其涉歷之久且艱。竟從之。優老之仁也。子諫既拜。命過予曰。故人能無一言識別乎。嗟乎。久勞懷逸。人人同情。何獨子諫哉。故賦近體詩一章。寄久要之情云耳。

記

旌義堂記

賑荒

正統三年六月十日、上遣行人盧懋齋 璽書旌江西吉安府泰和縣民蕭襄為義民、蓋自 上臨御以來、四方之人、仰體 皇仁、出穀縣官預備賑荒、事日有聞於上、悉賜璽書旌褒、時士奇兼掌內制、每私怪斯舉、權輿吾郡、而未聞吾邑有一人繼者、蓋歷三歲始見于襄、吾與襄同邑有連、且嘗作賓蕭氏塾、固知襄必能為義、然猶怪其獨緩也、今年過鄉里、里耆

民入級得賜璽書異數也

老爲余言襄之圖效義久矣。屬時令丞闕，簿攝令事，襄具材作義廩，言於縣，請以隸官，又言願出穀納廩，以備賑飢。縣吏需重賂，乃行襄私竊歎曰：以賂吏，曷如及飢時，襄以賑民乎？不肯賂吏，亦竟不行。明年，吉安府通判余君來掌縣事，襄復言之，余君大喜，即日遣其佐眎襄所作廩，而內其穀凡千二百石，遂聞于朝。斯其所由緩也。嗟乎！水旱在古聖人之世不能無，惟古聖人有備焉。故其民不病，今民比比能仰體皇仁爲先事之備，食祿者乃有不能，或又夤緣以爲

已利，彼獨何心。如余君之明治體，豫民患，卓然其今之循良有司，何可多得哉。若蕭氏之務義，厥有自來，非昉於襄也。晉襄之大父思和甫，父安正甫，當元季寇亂，所在靡寧，思和甫父子挺然發帑倡義，保障其一鄉，終亂不見兵禍。至于今，號其里曰桃源，我國家靖宇內，定法制，簡富民，長萬石，區俾董徭賦，思和甫與焉。惟義之行，上下賴之，後安正甫繼焉，一循其父之義，及襄偕弟應，又繼焉，皆循大父父之義，尤恪慎介然，不一毫苟取，其區之民，有橫恣不律者，率略之。

弗較。有艱窶不給者。恒加卹之。蓋蕭氏施義其鄉。昉于襄之大父。父而至于襄。益篤也。玉音下逮。龍光輝煌。真無忝也矣。豈若世之驟興於一人。偶見於一善。而濫冒寵錫者之可同日語哉。予既名襄所居堂曰旌義。襄來北京。屬書之。予惟其空書者有二。泰和之民。以效義荷。璽書旌褒。自襄始一也。余公之廉公明決二也。遂并蕭氏世德書之。

賜印章記

內閣印章

賜印章是異數世宗亦有賜非閣中故事也
仁宗皇帝賜印章二。其一範白金。廣方寸。文曰繩愆。

糾繆。蓋臨御之初。召少傅臣蹇義。少保臣楊士奇。至思善門。諭之曰。卿二人自吾監國時。相輔益甚厚。今不可以薄。但吾有過舉。如未得。即見。可具述其故。以此封識進來。賜義與臣各一章。且各賜小素揭帖。百。俾述所言。蓋求益于下之切也。又召義與臣各賜象牙圖書一。臣得楊貞一印。皆有璽書。蓋念其嘗効分寸之勞也。宣宗皇帝賜方寸銀章二。其一文曰貞一居士。蓋取先帝所賜貞一章。而舉二字。賜臣為號也。其一文曰清方貞靖。時覽貞一章。既。顧謂臣

曰此先帝之灼知汝也然吾知汝亦非淺指清方
 貞靖謂臣曰此汝之所有而吾所素知也遂以賜臣
 又諭之曰士奇必以所輔先帝者輔我臣叩首對
 曰不敢不竭盡愚誠既拜受賜時皆以為千載之遭
 際希濶之大恩也蓋仁宗初賜臣二人繩愆糾

文貞此請

謬章後數日亦賜夏原吉臣冒昧進曰臣與楊榮金

誠為得休然微有自德意凡文貞三朝聖諭錄

幼孜實同職任今賜不及二人幸天恩均之言且

所載多此類

再三遂賜榮幼孜同一章至宣廟賜清方貞靖

章是時蹇義楊榮胡濙皆有賜其文則各因其人而

不同於乎仁廟求益之誠切微勞之不忘與宣

廟之不改父臣而褒寵之加厚皆自古寡見今二

聖遠矣臣之孱弱愚劣終不能效裨益萬一徒捧遺

賜而永慟謹志之以示子孫俾珍襲云

重榮堂記 賑荒

皇帝臨御之初璽書數下以恤民為首務念旱潦之
 弗時而饑窘之可憫命所司存問給濟又分命廷臣
 四出修備荒之政於是四方之民祗體上心競出
 穀于公庾以為荒歲賑給之助無間遠邇風動雲集

傳所謂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者也。旌褒之命靡日不下。輝映日月。光華古今。何其盛哉。新淦界江里李孟都宣德十年嘗出穀五百石。縣如制建碑表之。鄉人榮之。正統五年。今刑部侍郎薛君修荒政于江右。重宣上德。以風勵其民。孟都躍然感激。復出穀千五百石事聞。賜璽書旌為義民勞。以羊酒孟都祇詣闕謝。命光祿賜酒饌。孟都荷天恩之隆厚。歸而命其皮璽書之。堂曰重榮。介武選員外郎毛谷英來謁記。以修上賜。以永示其後之人。予歎曰

○更○是○異○恩○

此治世盛事也。蓋自吾童幼時嘗聞老長言。管我

國家未一區宇也。民困於元季。兵戈寇盜鳥散而鼠

竄。流離顛履。父子夫婦相視不能相保。所在皆然。夫

豈計復見今日而為太平之幸民哉。言已且感且忻。

既復曰何以報。上之賜哉。吾謹識之。弗忘。而自吾

之幼而壯而老。至于今八十年。朝廷清明。禮教修舉。

四境晏然。民遠近咸安其業。無強凌眾暴之虞。而有

仰事俯育之樂。朝恬夕嬉。終歲泰然而恒適者。皇

上天地之賜。豈可一日以昧報乎。民知體上心而

思效義此天理之良心有在矣夫能一為之可書如一再為之又其所出者加倍于前如孟都然者尤以見好義之有誠重榮之堂其信可書哉谷英歷官多明于知人且屢道及孟都之先人有為通判為長史為縣尹者皆以忠厚為政夫譬之木一本所出其性無異則李氏之及人豈直孟都而已乎因并及之李氏之後世尚世承之勿墮

題後

恭題

三朝賜誥命刻石後

誥命

太宗文皇帝御天下二十有三年文臣皆未有得

叙文臣賜誥之少以見其重亦可為故事考

賜誥勅者惟永樂十年文臣得 賜誥及封贈祖父

母妻者尚書八人太子少師一人翰林則內閣之臣

五人臣士奇亦與數焉蓋時甚重之也 仁宗昭皇

帝初臨御循洪武之制文臣考最者悉 賜誥勅封

贈而首及輔臣時制草已定 上親御宸翰於輔臣

制內增二語勿慮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

○天○語○非○故○事○故○特○詳○之

怠嗚呼 明聖之心二帝三王之心也臣祇事 三
聖賜誥凡十有五通永樂四通洪熙十通宣德一通
臣士奇心恒愧悚駑鈍無庸不能效報萬分之一上
有忝於榮命然不敢忽也謹繕寫刻石以永示子孫

恭題

天恩卷後

恩遇

臣士奇永樂八年五月十八日於文華殿陳情題本
錄副時 太宗皇帝親征北虜 仁宗皇帝監國南
京中外政務悉聽 令旨裁處臣士奇以左春坊左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留輔導同母之弟羅京聞北京

祖宗時屯軍之制嚴明如此故文貞以得請為未
種田之令寓書告別士奇將行蓋不得已具此啓陳

後來制竟從弛矣 情 仁廟一再覽之以示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

蹇義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右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院侍讀黃淮曰士奇素無片語及私此 從
之顧忠曰并永昌軍役亦免之即親灑寶翰題十九
字於題本之後付給事中施行十九字即所得令旨
也又命忠速行永昌衛且令官給憲口糧脚力歸天
地大德士奇之不肖何以能報也既拜恩命遂辭口
糧脚力之賜及部牒至永昌憲先數日卒衛即日發

遣憲妻子男女五口歸泰和從京同居依先人之墳墓聚親戚于里閭優游恬嬉於無事之域蓋未嘗一日忘朝廷保全之恩也京今歲來省士奇於北京兄弟相對皆蒼顏白顛每論往事感激之至零涕無已京請錄當時陳情題本以垂示羅氏子孫遂并志羅京為文貞同母之弟姓羅氏文貞母并適而生者也其槩嗚呼羅氏後世尚勉思力學務善持身保家以不忝朝廷之大德於永遠哉

恭題朱孔易所受勅命後

善書

宣德二年翰林院編修臣朱孔易所受勅命四道

孔易一道其父母妻各一道孔易謹通錄副以藏閣

屬臣士奇識于後臣記憶永樂初詔求四方善書

士寫外制又善書者受清秩始于此故識之詔簡其尤善者於翰林寫內制且出

秘府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於時孔易兼工

署書駸駸詹希元矩度風韻偉然傑出也一日上

御右順門召孔易書大善殿扁舉筆立就深荷嘉獎

即日授中書舍人明日有旨凡寫內制者皆授中

書舍人蓋善書授官自孔易始後北京宮殿成禁扁

皆孔易書遂陞編修又五年始授此勅編修史官也

勅文首末則當時通命史官之詞。孔易歷事 四朝
 皆以法書被知遇受 勅後無幾陞春坊中允。今雖
 老筆力愈勁。蒼然歲寒松柏也。位之所進。殆未可量。
文○貞○亦○善○書○者○觀○其○誠○子○每○欲○臨○帖○可○見
 綸章之褒亦殆未止於此乎。謹拜手識于後云。

恭題謝庭循所授 御製詩卷後 御製詩

管我 宣宗皇帝萬幾之暇。講論道德之餘。閒游菴
 書畫時。非厚重端雅之士。不得給事左右。永嘉謝庭
 循獨見愛重。恒侍燕閒。蓋庭循清謹有文。每承顧問。
語有斟酌
 必以正對。尤精繪事。每有所進。必荷褒錫。此卷其一

也。上素重官職。不輕授。未幾進庭循五品。為錦衣
 衛千戶。蓋亦兼重其為人。也。今宮車遠矣。庭循珍襲
 此卷甚謹。以臣士奇宣德舊臣。間出示之。臣拜稽瞻
 誦感慟歆。豔并發于中。有不能已焉。嗟夫。是賜也非
 庭循不能得。亦非庭循不足以當猗歟盛矣。若龍光
 寶氣。上燭雲漢。必有神物護持於永遠。謝氏之榮。豈
 有窮乎。

恭題 勅諭致仕官羅崇後 典史致仕

永樂二年正月十七日 勅江都縣典史致仕臣羅

典史致仕亦存

勅可見當時不卑小

卷之二

致仕

十五

崇一道臣崇既衰潢成卷又五年上巡幸北京詔

此事更為異數

吏部驛召天下致仕官暫任以政崇至署麻城縣且

行出此勅示臣士奇屬識一言臣士奇俯伏端誦

仰惟皇上達孝推恩優禮耆德聖德隆盛而崇

老退遭逢榮幸欣躍感激懷報當何如哉孔子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忠者臣道之當然今皇上

宵旰圖治孜孜焉安民之為急崇是行誠能精白一

心以宣揚德意惠撫其民使咸獲生遂庶幾盡為臣

以忠之義以不忝負此勅而寶藏之傳于子孫光

輝烜赫其有窮乎崇尚懋敬之哉

都城覽勝詩後

北京城

築都城大事也識之

正統四年重作北京城之九門成崇臺傑宇巋巍弘

壯環城之池既浚既築隄堅水深澄潔如鏡煥然一

新耆耄聚觀忻悅嗟嘆以為前所未有蓋京都之偉

望萬年之盛致也于是少師建安楊公少保南郡楊

公偕學士諸公以暇日登正陽門之樓而縱覽焉高

山長川之環固平原廣甸之衍迤泰壇清廟之崇嚴

宮闕樓觀之壯麗官府居民之鱗次塵市衢道之基

布朝觀會同之麋至車騎遑來之全集粲然明雲霞
 滃然含烟霧四顧畢得之而胸次軒豁趣與景會樂
 哉乎游也南郡公有詩諸公皆倚和之綴輯成卷是
 時僕以 賜告南歸不及與遊既獲觀羣什而歆艷
 焉皆所謂登高能賦之大夫者也諷詠之餘因慨嘆
 凡事之成各有其時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

廟宮殿將及城池會有事未暇及也巳而國家屢有

事久未暇及

宣德時何以未作都城

皇上嗣大位之五年仁恩覃霈海宇

又寧始及於斯而不日成之豈非得其時者乎夫得

其時而不得其人猶未也蓋嘗聞之 命之初下工

部侍郎蔡信颺言於衆曰役大非微十八萬民不可

材木諸費稱是 上遂命太監阮安董其役取京師

工○役○固○為○省○矣○然○營○之○亦○就○役○亦○成○故○車

聚操之卒萬餘停操而用之厚其既廩均其勞逸材

木諸費一出公府之所有有司不預百姓不知而歲

中告成蓋一出安之忠于奉公勤于恤下且善為畫

也謂事之成非繇於人乎嗟夫一事之成猶必得人

則於為國家天下之重且大不可推見乎

碑

靈慈宮碑

海神

起法蒼古

踰淮而濟而汶。兩京之通道也。凡南方兩淮兩廣江
 東西湖湘瀾閩黔蜀其方伯郡邑百司與夫海外番
 國蠻夷君長之貢獻朝覲受事請命者商賈之懋遷
 者往還交錯蚤暮不息而事之重且大者軍國所用
 租賦悉出南方郡邑永樂初命平江伯陳瑄率舟師
 道海運北京。然道險所致無幾。乃浚濟寧臨清之河
 以達北京。以便餉運。歲終數千艘。每春冰泮。則首尾
 相銜而上。河隘且淺。一雨輒驟溢。雨止復竭。加有洪

牖之艱且險。舟稍不戒。非覆則膠。時平江公仍奉

命督餉運。慨然念曰。凡大山長川。皆有主宰之神。能

借神祠祭論

事神則受福。往年吾董海運。凡海道神祠。吾過之必

顛顛持敬如神之臨乎前也。間遇風濤。及魚龍百怪

有作。輒叩神祐。靡不響應。今茲祠祀未建。非缺典歟。

遂作祠于淮北之清江浦。以祀天妃之神。蓋公素所

持敬者。凡淮人及四方往來公私之人。有所于祠下

亦皆響應。守臣以聞。賜祠額曰靈慈宮。命有司歲

用春秋祭。於是董餉運。參將都指揮僉事湯公。節請

書麗牲之石。蓋世俗所傳神肇迹事。遠不可質。惟神者天之所命。天固以利物為心也。神斯無不在。誠斯無不格。誠神孚而福澤降。自然之理也。既為書作宮所自。又作迎享送神之辭。俾歌以將事。辭曰。

潔芬馨兮芳筵。奠蘋蘩兮清醕。吹參差兮鼓瑟。紛望拜兮堂下。神來降兮雲中。導霓旌兮鸞蓋。從海若兮河伯。錯玉節兮瑤珮。神戾止兮憺安。悅下人兮恂忱。風泠泠兮鬱慕。恍若睹兮居歆。神昭昭兮在上。人總總兮在下。紛有所祈兮不齊。神均錫兮靈祐。車道陸兮

履坦。舟循川兮安流。風與雨兮時若。物阜成兮神之。麻歲祈報兮有祀。神倏逞矣忽旋。上衛國兮下民生。神惠同淮流兮千萬億年。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雜廿九

卷之二

九



